

space. This talk of architectural subtleties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s may seem very distantly related to the hanging galleries of California, but it really is of the essence.

After all, one does not, in building himself a house, go to his architect and ask for a hanging balcony completely equipped with weathered timbering and flower-pot holders. Just as one might ask for a two-car garage or an oil burner. At least, I hope one does not, though I doubt not that many a homebuilder's scrapbook has held the hanging gallery over an architect's head, together with a circular stair hall, an Elizabethan bay window, and a wrought-iron railing between hall and living room. Perhaps I am over-optimistic, but it would seem that homebuilders of today are more concerned—and properly—with fitting a dwelling accurately to their mode of life than with unrelated preferences among

WHERE the rails are wooden spindles, and very deep timbers support the balcony, with wooden posts connecting the floor of the gallery with the roof. An interesting hanging grille at the right has an iron railing, iron hooks to hold it on the side wall, and Spanish iron supports underneath. Residence of Mr. and Mrs. E. J. Grant,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Gordon B. Kaufmann, architect.



第七章

半夜悟機開壇傳性理
清晨門口買棹脫樊籠

二五 粘着姑姑要媽媽

「一塊，兩塊，三塊，六塊……」不響，不響，我要一大盒子。」不滿五歲的孩子章小琛嘴裏這樣嚷；身子坐在室內左側其體面微的條椅上，兩隻手指着面前小方桌上花花綠綠的一堆紙包菓子糖。

「那末，再我一聲！我再給你好好玩意。也是剛從先施公司買來的。」站在他身後引逗他的正是他父親特爲請來看護他，才到兩天還不能使他十分親近的袁蘭蔚。

「噢！師傅娘！有玩意？快給我！」小琛一躍而起，小方凳撞到房梁，轉過身來，眼睛睜得圓圓的。

「不是叫你再姑姑嗎？怎麼又師傅娘地亂說，多難聽！不叫姑姑，有好東西也不給你！」蘭蔚進前牽着他的手，故意裝着不高興的樣子。關於稱呼問題，兩天以前蘭蔚曾堅持她與章博士有師生情誼的理由，要小琛喚她作姐姐而章博士再三不肯，蘭蔚無法，勉強承認居於姑姑的

地位。但那孩子好像有心搗亂，不叫則已，叫總是師傅娘。固然蘭蔚在有條件之下誘惑他，他更有抵抗的方法，撇起小嘴要哭了：

『爸爸說，叫你師傅娘，就叫師傅娘。你不給好東西，我不跟你玩，告訴爸爸找媽媽去！』

『給你給你！』蘭蔚慌忙把他攬到懷中，順手打開儲物櫃，取出一個轉動樞紐可以跳動的娃娃，高高揚起，笑道：『給你了再叫姑姑罷！爸爸只說叫你師傅，師傅娘是罵人的，懂不懂，頑皮的孩子！』

『姑姑！姑姑！……』小琛有了糖吃，又有了娃娃玩，喜得心花開放，拍掌跺腳，終於連喊幾聲「姑姑」。他爸爸自出心裁而假口於故鄉習慣語——那新穎特別的名詞「師傅娘」，就暫時失效。

『但小琛畢竟是博士之子，博士的頭腦既然與衆不同，博士之子得了博士的遺傳，頑皮的程度也非一般兒童所能及。漸漸和蘭蔚撕熟以後，有時當面「姑姑」「姑姑」地叫得很親熱，背地談起仍是口口聲聲師傅娘；尤其每逢與博士見面，父子一應一和，更要多講幾聲。蘭蔚處在別人羽翼之下，對博士自也無法干涉。唯有千方百計來哄誘小琛，於是這個小小問題已把她鬧得坐立不安。其次，博士最怕兒子心眼上偶爾不舒服，嘩啾大哭，賴在地下喊媽媽；暗暗囑咐蘭蔚千萬不可提到他的母親；如他問及，就答道去住外婆家。然而小琛的是十分乖覺，他似

乎明知在爸爸和娘姨了環等人的口中，永遠不能知道媽媽真正的地方。蘭蔚是新來的，陪他吃陪他玩陪他睡，比他媽媽還要好得多，祇和媽媽的面貌不同，又是姑姑又是師傅娘，怎麼不就叫媽媽呢？他心裏覺得奇怪，有一天靠在蘭蔚懷裏問道：『姑姑！我媽，他們都說到外婆家裏去，我不信！他們哄我！我媽那去啦？你得告訴我！』

『是去外婆家，他們不哄你，好孩子！』蘭蔚照博士的話回答。其實博士夫人究竟何往，她又何從知道。

『瞎話！你認識外婆嗎？』小琛撇着小嘴說。

『這……這是你爸爸說的，爸爸的話不對嗎？』蘭蔚被他猛然問住，只好拾出博士來嚇他。

『不對！不對！你非得要說媽媽在那裏？』小琛用頭在蘭蔚身上一陣亂揉擦，這是兒童向大人的第一步示威運動。

『別鬧別吵！說個笑話你聽。』蘭蔚想借此支開他的思想，但是沒有用。小琛的示威運動加倍凶猛，簡直又要進到第二步，吹動喇叭，打碎玻璃瓶，哭喊出來。

無論是西洋式的保姆，或者中國式的奶娘，既負有看護人們孩子的責任，斷沒有希望孩子終日哭吵的。蘭蔚破題兒第一遭試作保姆，尤其怕小琛發揮混沌的惡性。小琛張口要哭，蘭蔚就慌得手足失措；而小琛哭的動機，又是博士最忌諱的，她更加倍地惶恐，連忙將小琛抱起，

不管怎樣先許他同去找媽媽。

『媽媽在那裏？我們那裏去找？』小孩子得着勝利，立刻收兵，臉上浮出天真的笑容。

『啊！管她在那，我跟你出去找吧！』蘭蔚隨口敷衍着，目視孩子要娘親切真摯的舉動，不禁引起同情的悽愴，反覺他可愛可憐，自己不應當欺騙他。

然而不欺騙他是無法制止啼哭的，蘭蔚終於領着他出了大輪里穿過附近僻靜的小道，走到法租界。小琛活跳活蹦地跑着，還是不斷回頭問他心上那句話『媽媽在那裏？』蘭蔚瞥眼看見路旁立有環龍路的示標牌，忽然想起到滿第三天隨翰清同遊的法國公園；那時頗奇異這公園既非免費任人遊覽，每日又無門票的規定，祇發賣一元一張的常年券；可是翰清毫不顧惜就買了兩張，結果他們只在裏面停了十幾分鐘，她認為比起京城的公園來，未免相形見絀。那兩張常年券翰清順手交給她，她順手放在手提夾內始終沒有動。此際靈機觸發，想把小琛帶進去散散心；打開提夾，兩張券果然還在，便道：『看呀！小琛。前面那高牆大門裏面，是很好玩的公園。你到過嗎？媽媽也許在裏面呢？』

章博士的美的住宅既與法國公園相距如此近，小琛是否隨他父母常到公園遊玩，蘭蔚自然不得而知。但小琛聽畢，就很興奮地問：『真的？媽在那裏！什麼叫公園？』這至少證明他對這個所在並沒有充足的認識了。

『公園是個大花園，預備公衆去遊玩的。』蘭蔚解釋了一句，已走近那法國公園的門前。

他趕上前，取出入門券交與門前的巡捕，巡捕略一過目重復遞給她。她便領着小琛緩緩地走進。這一一刺在小琛的眼內，他隨即聯想到如同看電影要票一樣，那末她媽媽是不會住在電影院中的。他一邊走一邊讓道：『姑姑說瞎話，這是電影院吧？媽媽不在裏面！』

蘭蔚笑着指點前面的景物叫他看。兩人進到園內，小琛驟見四週有許多的樹，左右几處高土堆上俱是紅綠的花草，遠處還有一道小河；大大小小外國的，中國的男女孩子和大人吵吵嚷嚷地分散在樹旁，草地，河邊，大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椅上，小孩子大半跑跑跳跳的。小琛耳目一新，不覺高起興來，也跑着跳着隨着蘭蔚四處遊轉，更隨時不斷地問長問短，問東問西。蘭蔚只要他忘記媽媽，此外自然很熱心地一一指教他。但這般來玩的孩子們很多都是媽媽帶領着，只聽他們這個喊：『媽媽我要吃糖！』那個叫：『媽媽我累了，你抱抱！』而小琛身旁却只有姑姑，他被四週媽媽的善浪所打斷，又免不了想起他的媽媽了：

『姑姑，我的媽媽呢？怎麼待了這半天，還不見媽媽呀！你看他們誰沒有媽媽？』

蘭蔚聽着這沉痛的呼聲，覺得這孩子的心靈，漸漸是情感的悲鳴而不是無理的取鬧了。自然情感的悲鳴，她也有相同的不幸，正可以同命相憐，彼此慰藉。於是她對眼前聰明活潑的小琛，無形中更加一分深愛。她把他抱起，親切地吻他的臉，吻他的手。一閃腦內的幻想，彷彿她就是他的慈母，而她是她的愛兒。她幾乎要說：『乖乖，可憐的！我作你的媽媽吧！』而終於在一陣幻想之後，抱着小琛走往僻靜的茅亭裏，坐在石座上，和顏悅色地撫慰他：『孩子！

死心眼的『孩子！姑姑這樣愛你，難道你不愛姑姑嗎？』

『愛妳！愛妳！你可是爸爸請來的姑姑師傅娘，不是媽媽！』小琛回答這句，足見他對媽媽的印象，記得十分逼真，確非他人一時所能分化的。蘭蔚便乘機問道：『你口口聲聲念媽媽，你媽媽是什麼樣！』

『媽媽比你高，比爸爸矮，比你瘦，比爸爸胖，對不對？』小琛應聲而反問，蘭蔚不禁好笑了：

『那末你媽媽什麼時候走的？她幹嗎要走？你知道嗎？』

『媽媽走了……』小琛仰看頭好似在回想。『好多天了！就是那一夜過啦，白天就不見啦。』

『那一夜呀？究竟是孩子話。』蘭蔚又笑了一笑。

『那一夜就是那一夜，那一夜我半夜裏睡醒，不，不是半夜，天亮啦，爸爸跟媽媽打架，爸爸拿棍打媽媽；媽媽哭，我也哭；我罵爸爸，爸爸又來打我；媽媽把我抱開，哄我睡。我睡醒找媽媽，爸爸先罵媽媽是壞東西，不許找她。我哭着要找，爸爸說媽媽去住外婆家，一會就回來。外婆家，我也跟媽媽去過。這回怎麼不帶我去？爸爸總說是明天回來，後天回來。明天後天是那天？我不知道。爸爸騙我，誰都騙我，你也騙我！我要媽媽！我要媽媽！』

蘭蔚不料這孩子居然能一串珠似的道出已往的情由，心想——章太太怎能忍心捨棄這麼乖

覺的愛子？莫非章博士啓事中所說的僅是一方面的話？或者章太太另有不得不走的苦衷？真的她爲了新的愛人，不惜犧牲一切嗎？若就自己的觀察，章博士雖過中年，還像是深情的人；又專門研究男女愛和性的理論，何以連一位太太都保不住呢？

『姑姑怎麼不說話不理人？找不着媽媽，那不行！』小琛捧住蘭蔚的頭由側面轉成正面，對着她的臉上問。

『淘氣的孩子，小小年紀這樣逼人！』蘭蔚被他捉弄的有些煩膩，爽快沉下臉來對他說：『你的媽媽在那？我跟你一樣不知道。還是回家找爸爸要吧！』

小孩子也會看大人顏色的，何況是聰明的小琛，他見蘭蔚快要生氣了，反不敢再撒嬌，忍着兩泡眼淚道：『找爸爸，怕爸爸打！姑姑！咱們回去問孫貴，孫貴真好，他常跟我玩。』

孫貴就是那眼花耳聾腰弓背駝第一次開門就與蘭蔚個不好印象的老蒼頭。但自蘭蔚搬進章家，那老蒼頭却伺候的非常週到，遠非扭扭捏捏瞧不起人的周媽或顛顛倒倒其笨如牛的使女所能及。因此小琛提起孫貴，蘭蔚忽也想到孫貴曾替他念他女主人，對自己說過：『太太進門十年了，我倒有十五年了。太太生三個少爺，前兩個都在兩歲上死了，只剩下一個小寶貝。我六十多還不死，太太却……』這句話，言下大有無限的感慨；真許這老人在章家這多年，能知個中的祕密也說不定。幸而小琛既沒有繼續倔強，天已傍晚，遊人紛紛散去，蘭蔚借此再向小琛說說好話，帶他離了法國公園照原路而歸。

蘭蔚臥室後面的套間，住的是周媽和丫環；孫貴與車夫的住房則在廚房與後門之間。蘭蔚想問孫貴的話簡直沒有說的機會；偶遇周媽丫環不在跟前，而細語小聲，孫貴又不能聽見。這天夜裏蘭蔚得了個主意，乘着小琛已睡，周媽等因為秋燥去坐後門，她知孫貴識字並能寫幾個字，便將他叫到房內，寫上要問的話遞給他。孫貴看罷點頭會意，忽而匆匆地離去，過了不久悄悄地拿進一個報紙包的書放在桌上，指指書指指蘭蔚，好像道：『袁小姐，看了自然明白的。』他又悄悄地走了。

蘭蔚關起門來，打開看了大半夜。

『咳！』她不禁向上伸個懶腰，深深地嘆了一聲！

二六 這是個名利雙收的機會

孫貴鴻給蘭蔚看的並非什麼洋裝的縫裝的書，却是章博士夫人朱梅雨女士兩年以來的日記草本。在這日記裏，充分表現着朱梅雨對博士情感之變化，以及博士鼓起勇氣致力研究男女問題之經過；間諺附有關於小琛的紀載。朱梅雨臨走的那清晨，章家上上下下除了孫貴外，都還酣沈於黑甜鄉中。朱貴是章家兩代僕人。他的忠心耿耿，梅雨很能了然。平日梅雨待他從未疾言厲色像博士那樣發脾氣；朱貴也五體投地地感戴夫人的恩惠。所以，梅雨未時，在後門口把這日記本毅然交給他，並且聲調淒慘地明白告訴他暫時不能回來，日記要他好好藏起，等小琛長大有了知識，也好讓小琛認識認識可憐的母親，留一個永遠的記念。孫貴當時接過還有些糊裏糊塗，莫明所以。其後梅雨一去不歸，他未免暗暗失悔。背着人將日記大致翻看一遍，才恍然於兩年來他主人何以儘量著作許多有傷厚道的書，而主母之出走，也是被迫於不得已，並非有主人所說的有私奔行爲的。

原來這惡因種於兩年以前，其時章博士苦學回國，已在京城各大學，任了三年多的教師。他家僅爲中產門戶，章老太爺服官一生刻苦自持所積蓄的幾個錢，都培植了博士。博士回國，滿望展其所長，扶搖直上，上可光宗耀祖，博救水之歡；下可畫眉齊案，得閨房之樂。不料時運不濟，到處觸壁，勉強求爹爹拜奶奶的結果，才得吃碗教育界的清淡飯。偏又應了福不雙至

禍不單行的俗語，老太爺老太太相繼壽終，接連還帶着兩個孫兒去。這幾宗大事，不但使章博士田產賣盡，又高築幾座債台。那時京城的學校等於點綴門庭的虛幌，教育經費概作別用。任你在課堂上吃盡粉筆末，月終還拿不到一兩成的薪金。

那時章博士和他太太在東北城煤山下炭海旁租了一所小房子，祇有老孫貴替他們照應門戶。三個大人各有工作：章博士白天城裏城外四處奔跑，幸虧他還能騎腳踏車，而這唯一的財富，破舊不堪的車子就賴以保存。博士太太除了撫抱呀呀學語的小孫外，一切洗衣燒菜的瑣碎事必須躬自處理。孫貴老而無用，看看門，跑跑街，洗洗米，劈劈柴，打掃打掃院子，也還將就，好在他是個老絕戶，每天只吃兩碗飯，又不要他們的工錢。不過博士對於處世的本領毫不注意，因而幸運之神很難降臨。兩夫婦苦度歲月，起初自有一股勇氣，日子長久了就不免再而衰而三而竭。博士的滿腹哲學換不來半兩黃金，回到家來時常咄咄書空。博士夫人系出嶺南富室，曾畢業於初級女子師範，在娘家既視同掌珠，到婆家幾年，翁姑在世，也用不着她操勞，現在依隨夫婿，反要受盡窮愁，吃了上頓無下頓。孩子又終日啼哭吵鬧，使她身心不得片刻安寧。但她實不愧為一位婉順耐苦的女性，真可背人偷彈眼淚，當着博士依然強作歡笑，間或勸博士放寬心懷，聽天由命。

這年陰歷五端午節的前幾天，眼看暑假將臨，那兩三成的教育費還像石沉大海渺無消息。以賺錢為目的的百業商人眼中祇認得錢，他們字典中，決無所謂原諒兩字的。章家的欠賬太

多，米舖的煤舖的掌櫃們早派大夥計小徒弟逼上門來，一次沒有，兩次沒有，三次以後他們就不客氣了，坐在大門台階上什麼挖苦的字眼，刻薄的話頭都說得出。尤其可惡的是房東，章家實也不過三月未付房租，房東老爺，房東太太，房東小姐，房東少爺，就開會議決每日輪流來勒索，先之以漫罵，繼之以搥趕，最後實行吃瓦片的嚴厲政策，老爺太太等大隊人馬，吆吆喝喝地將章家兩扇大門拆下來抬運回去。

『琛！我們被債主們羞辱得太不堪了！學校還未發薪嗎？』博士夫人再不能忍受四週環境的毒焰，他等博士課畢歸來，開始聲訴心中的悲鬱；眼淚汪汪地把那被拆的門框指給博士看，恨不得當面痛痛快快哭一陣。

『怎麼？』博士剛下腳踏車，汗出如漿的前額上，青筋根根暴起來，顯然是怒火中燒了。『王八蛋真把大門搬走，豈有此理，混賬！可惡！我去質問他。』

『不是這樣魯莽的，琛！誰叫我們窮？誰叫我們欠人家的？』博士夫人拉住氣勢虎虎的博士，唯恐怕他發揮平日的牛性，去尋房東拚命。

『老爺……還是設法……弄幾個錢……不要嘔氣……天這般……太太……請都哭腫了……』團團巍巍的老孫貴也在前面攔着勸。

『錢？誰給我？叫我捨去？你們說的容易，你們去弄！跟我就是受窮倒霉！眼睛哭腫了難道也是我的罪過？』博士滿肚子的憤怒無處發洩，圓睜着巨眼，跳起雙腳，吼吼地拿孫貴出氣。

；而且遷怒到夫人，手上使勁一捧，夫人向後一跟跄，幾乎跌倒。

博士夫人近來受博士這樣的排揎，已不知有若干次。但她證明往日彼此和美的情感，很能諒解並非有意的苦衷。而這回博士過甚的發洩，未免太委屈了她，終於使她嗚嗚哭出聲來。哭聲驚動了睡在兩張併起的竹凳上的小珠，頓時哇哇地應和着母親。孫貴在旁心頭酸楚，也不由撲撲直掉眼淚。博士處於這凄啼兒號沉悶的空氣中，更添加幾分煩惱。他連說幾句『唉！窮愁逼死英雄漢！唉！窮愁逼死英雄漢！』便扣上衣襟恨恨地走出去。

章博士原想我房東嚴厲地質問一番；出得門來，轉念間，方覺只知房東就在附近居住而究在附近何處，他却茫然。那夕陽殘照正對射着他的面部；溝沿道旁的柳條槐枝，搖拽存態。在平日他所認為天然美者此時都引起極端的厭視，甚至吱吱的鳥鳴，狺吠的犬聲，他俱以為奚落他。低頭疾步越過溝沿的石橋，無意識地向右疾趨；漸漸地走到峇海前面一帶官攤小販就地為市的區域，疲乏的力量使他的脚步不由緩下來。

『老不見爲書，章先生！坐着瞧瞧，新到的舊書多得很。』

的確，博士不聽書販們這種殷勤招攬的音調至少在三個月以上了。他袋裏有幾個錢時，別無嗜好，最愛現羅舊書。峇海旁的書雜物美與否尚難評定，但有時可以論斤上稱，總不能不算價廉吧。博士往日買書，却是一本算一本，所以書販們特別歡迎他。然而目前的博士，大有想作強盜，殺人劫貨的心思，書與他風馬牛毫不相干了；他仍然各行其行，給他們個不睬不理。

『章先生！書多得哩！書中自有黃金屋，您不是常說嗎？』一個面容俊俏的小夥計，倚仗會與博士頗有兜搭之誼，笑嘻嘻地攔在博士的前面。

——王八羔子，明欺老子沒有錢！——博士很想罵幾句，抬頭見是自己贊爲活潑機靈鷄中之鶴的王小子，勉強站住說不過到炭海來散步納涼，並不要買書，而且沒有帶錢。

『不買，您歇會，喝杯茶。先瞧瞧，有合意的，跟您送到府上。』善於逢迎的王小子早將長板凳拭揮，倒杯茶放在凳的左邊，一面請博士坐下，一邊就捧上幾部帶套的書。又悄悄向博士耳邊說：『您要長的那……也有，喝，真不容易！』

在王小子取書的當兒，博士眼快，瞥見其中有『古本肉蒲團』的書簽，心中隨着了一跳；再經王小子鬼鬼祟祟地在耳邊咕嚕兩句，博士臉上頓覺訕訕然。同時這久聞大名迄未目睹爲快的好書引起他強烈的情緒，直壓過適才高漲的怒潮。他期期地說：

『這不是禁書嗎？到底你們有本領，找得來。』

『越是禁書越有人看，不過價錢高一點，您嚇。』王小子笑嘻嘻地回答，却正盤算着又好大大敲他一下。

『那末，單這部要多少錢？』

『要是別人，四塊洋少一個不行。您，老主顧啦，給三塊吧！』王小子先不掌伸出四個手指，反過來縮去了一個。

『薄薄的兩本，刻印如此之壞。三塊錢，虧你要得出。假若拿去翻板，豈不發了大財？』博士順手取出這部書，打開布套，一面翻閱一面估計；實則他腹中如有三塊錢，毫不猶疑早就買下。和王小子報價，這還是他第一遭的交情哩。

『跟零散的什麼謊？賣的就是這巧勁。真能翻板，少要價多賣，有誰不情願？那可真得發財，一點也不含糊。』

博士聽王小子這樣講，忽而聯想到世界著名學者需理斯所著的男女問題前在海外時倒讀得不少，可不知這中國著名的好書究竟怎樣。他略加考量，決計買回去看看，於是向王小子買妥，答應明天再給錢。

當他挾着這部書將要走近自己的門前，又不禁十分懊喪，諷刺自己的行動，儼然就像個瘋子。他祇在石橋上徘徊，逡巡着不敢前進。但不久出他意料之外的，老孫貴會出來告訴他，房東已將大門送回，不過拿走十塊錢——一個月的房租；這錢是夫人作主，用腳踏車和幾件破衣服，兩張舊報紙，以及一切無用的洋瓶子碎銅爛鐵，共總向打鼓的換來，除去十塊房租外，還餘十六塊錢，再敷衍兩筆帳，就可勉強過節。

『腳踏車賣了？』博士乍聽，一聲驚訝，想着：——這車子雖舊，與他是兩年的夥伴了；幾次他要賣去，而夫人體貼他萬分不肯。不料端節的難關，終於要借它換錢維持。固然暑假即臨，可是下學期再拿粉條的話，就沒有車可騎，甚至更要勞動他兩條腿跑路了。——他不禁歎

數起來。但又轉念到既剩下十八元，那麼買書的錢有了着落；今夜他可以放心大胆點起燈來細細地觀摩好書，也就不再多尋苦惱，隨便說了句：『賣，就賣了罷』便心平氣和地回到家內。接着他向夫人溫存地賠個小心，霎時夫妻坐下好像一切都解決了似的舒舒帖帖用他們的晚餐。

晚餐剛畢，博士心急，高呼孫貴英將他小書房的燈點亮。其實呢，所謂小書房也者，不過半間矮屋，一書桌，一竹床，一椅，一簀之外，餘地也就無幾，祇是博士名字上喊得好聽而已。

『天還有亮呢，煤油省點好不好？』博士夫人在小書房對過的小廚房內向博士發起話來：『再不然，你就自己點罷！我洗碗，孫貴還要抱小琛玩呢。』

『不！我要看書！』博士早坐在書桌前而打開布套了。

『什麼書？又這樣着急！犯了老毛病！』

『好書！好書！適才！——』博士不便說是買的，改口道：『適才出去借來的，真有意思。等等小琛兒睡了，你也來看，包使你見所未見，心滿意足。』

『哼！……』博士夫人對於博士素日愛好搜集怪書的僻性，看得透明真切；她這一聲，很能表明洞見博士的肺腑，以下就不用多說了。

於是博士關起門在燈下用功，自八點鐘直到十二點鐘，一顆心整個放在書上，眼睛都不暇多眨。

好書不啻一副興奮劑，他越看越興奮，興奮的不可忍耐不可開交。靜聽耳邊已無夫人哄拍孩子零續的聲浪，他陡然把書放下，跑入臥房，捻明昏黑如豆的燈，將他夫人從睡夢中喚醒，連要求帶強迫地拉她同到書房共同咀嚼這興盛的滋味。

『你還寫作樂呢？差不差？』博士夫人瞥見那書名就是博士屢次念念於口的玩意，嘴巴一歪，一指戳到博士的額頭。

『呀！……』接連他們便是一陣陣強烈的擁抱。

十分鐘後，運動停止了。夫婦並臥在墊着有被褥的竹榻上。博士已由興奮而疲乏。夫人却未能滿足引動的興奮。她不舍博士安睡，她又和他辦起交涉來。

『討厭的！三更半夜纏死人，我也來纏纏你。真的，後天就過節了，十幾塊錢還了帳，吃不呢？你不能再向學校會計處支借點款子嗎？』

『——我還要三塊錢哩！——』博士被夫人用手撥開他朦朧的兩眼，這句話溜到嘴邊依然不敢說出。他要強打起精神來應付夫人的興奮。

『去你的！』夫人又作著作態。『寫作樂能當錢化，能當飯喫？能……』

『誰說是寫作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聖人早就說過。對你實講，這本書就賺我三塊錢，明天就得送去，別人不是以如此這般生利嗎？』博士在二度強烈運動時，鼓起渾身的勇氣，借此開玩笑似地好說夫人替他了結這筆書債的債務。

『呸！不要臉！低顏樂你的，明天你不用喫飯。別人借此生利，你還借此發財哩！』夫人雖在要緊的當頭，正好多罵幾句，以洩白天之恨；她很懂得白天也許是丈夫的世界，而夜晚的政權屬於妻子執掌，那却毫無疑問；這時無論那箇丈夫都不能不服於妻子之上的。

『發財嗎！』博士氣吁喘喘地若有所悟。『中國人把這男女的把戲看得太神祕了。假若當今哲學家科學家根據哲學科學的理論，著幾本書公開出售，真可以發大財。書攤子上的王小子就這樣說的。』

『莫扯臊！』夫人臉上露著緊張的媚態。『那有如此下流的哲學家科學家？除非就是……你！』

『笑話！笑話！』博士覺得自己大功告成，他反忘掉過甚的疲乏，一躍而起，自負不凡地說：『我難道就不是哲學博士？露里斯的著作風行歐美，誰敢講他下流？我真要著起書來，敢說不在露里斯之下。本來性的學問比什麼學問都重要。如果你嫁給另外一個丈夫，絕不會使你十分滿足，像我這樣有充實的性力的，是不是？寶貝！』

『吹了燈，睡覺吧！真膩人！誰跟你這書呆子講理？有本領你就作去。想必這書就從書攤王小子那裏賒來的，我可不管，你儘管去作發財的夢罷！』夫人側身向裏，拉些毛巾被蓋着身體，緊閉雙目，不再理會博士。

博士遵命吹了燈，他也想緊貼着夫人溫軟的肌膚，沉酣於黑甜鄉中，但是一種强有力的觀

念支配他的神經，腦府頓時演起活動電影來。

——『那可真得發財，一點也不含糊！』時而彷彿王小子嘻皮笑臉地就在眼前。

——『世界著名學者靈理斯教授年入著作版稅八千磅！』時而那故書堆中的一本洋裝書序文內的一句，好像變成金黃的飛蛾搖搖不定地引誘他。

——『章大博士，章大教授！』一瞬間儼然自己在國內大出風頭，攜着美豔如花的夫人出於交際場中，人們都圍繞着他倆千恭維萬巴結地呼喚着。

——『啊！這確是個機會啊！確是個名利雙收的機會，機會，不能輕易放棄，絕不能輕易放棄……試試吧，決定試試吧！……努力……幸福……』

『呼！呼！呼！』博士終投在夫人的懷內，安然入夢了。

二七 夫權高於一切

自然的命運好像註定了章斤琛博士應該是中國闡明性理的始祖，從他決定計劃以後，就逐漸地否極泰來。例如：在端節的早晨，京大南高居然送給合共四十五元的薪金；而僑居南洋與他夫人久不通信的老母，不知為何大發慈悲，竟寄與他們一張百元的匯票。但此還不足為奇，最使博士起興的，是那王子聞知他能著作禁書公開售賣，不獨不索要三元欠債，並將收藏的癡婆子，繡榻野史之類的祕書完全借與他，作為參考；並且滿口答應將來代他担任發行，祇取一兩成回扣。

博士福至心靈，第一步先將中國舊有的材料加以整理與分析，令之合於靈理斯性衝動性弛放的理論，表面祇是人生的美妙，正所謂樂而不淫。第二步他根據『孤掌難鳴，衆志成城』的道理，不惜卑躬屈節結合幾位高足，設立一個『美妙健身社』；宣佈社旨，徵求社員，每星期借京大地址公開講演，傳授他獨得之祕。

發育期內的青年男女，十之八九被害於性之煩悶而無所發洩，聽了博士的謔言偉論，什麼性的衝動可分作兩面而觀：第一可使內力充滿，第二可向外界發展。「什麼『男女結婚之夜，應當彼此鑒賞，談情話，接深吻，摸乳頭，什麼『男女生殖器的名稱愈多愈覺有美趣』，什麼『第一種，第二種，第三種，……等等水液之不同。』真個聞所未聞，皆大歡喜，羣相蟻附於

博士講壇之下。而這三星期內正式與非正式的花蝴蝶特別如增，莫不感禱博士春風化雨的實惠。同時那窳陋台座，不到相當的對象，儘管在被塵伴五指揮動音更是屈指難數，却仍然心煩意亂頭昏痛地恭聆博士的教訓。於是博士聲譽大震，英原有音學學做之外，另得性理學講座——雙料博士的頭銜。

不久，博士所收集的社費和特別費多至千圓。那由他主編，健身社出版的第一集「妙笑」便呱呱落地。妙笑所最妙音專在公開洩露其中的秘密妙事和妙聞，公開討論男女的妙術和妙式。較之他口中的演辭更為其變化而深刻化，更為迎合青年們的心理，更為足以發動某種意識之興奮，或煽惑而大舉，或湧然而就下。自此一掃風行，萬家傳誦，半年內售至千版，總數在五萬冊以上。王小子擔任發行部長，每冊一成回扣，都得一五千元小小彩頭，博士的囊袋豐滿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在中國社會裏，孔二先生所留學的教養，還有相當維繫人心的勢力。聞口詩云：日子日的老頭子們儘管黑夜與嬌婉的如夫人在懷中同讀妙笑，可是白天對人總要收起鏗鏘的面孔，氣息縮於當今之世道趨於死亡，理論橫行，一發日博士為人氣。另一方面，其職業在中國絕不容人獨占鰲頭，繼博士而起從事於管理之海蟻者大有人在，甚至博士之高足以及親近心腹如王小子也漸漸各懷異志，莫不想渾水撈魚多得幾圓。故此，博士在極盛時期，迎頭就遮着雨大打擊，老頭子們憊息的结果，政府既要下令拿他；而西洋鏡大家會玩，上海天津漢口凡有外人

包庇的大商埠，不但「妙寶」「二三四五六集」連續地發現，且有「妙寶」，「妙史」，「妙藝」種種新著作，赤裸裸的描寫，竟獨博士的妙筆生花而上之；讀者難辨真假，兼收並蓄，博士就不復能有永遠保持壟斷市場的優勢。他爲維繫生命的安全及另闢競爭的蹊徑，在次年春初，辭去兩校教職，舉家遷到上海；打起全副精神，彭明較著地組織美化公司，出版美化雜誌，開辦美化書社，譯著美化叢書。凡與他有關的無往而不美。

這易地爲良改裝更張的結果，博士便又一天一天地在南方大紅而特紅起來。那單開門面小小的美化書店，正合着「門庭若市」「川流不息」兩句俗語。多數顧客固然是爲的看書而買書，但借此向五六個美妙年輕的女店夥親近親近兜搭兜搭，倒也一舉兩得。有時三兩點者，特意走向第一號最出色的女店夥前，擠眉弄眼笑嘻嘻地道：「喂，第三種？……來了嗎？我們急得很，快些快些！」不錯，「第三種」也是博士纔「妙笑」而作最能賣錢的妙書，可是這帶有調笑的話頭，怎不使小姑娘們面紅過耳呢。聽者們看見她們含羞微暈的嬌樣，心中更覺滿足，也許值五毛的書給上地把錢，顯出大爺是愛這個調調兒的。是見博士的美化主義確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最初，博士恐怕利益外溢，書店掌櫃兼出納的重要職務，特請夫人親自出馬。其後夫人漸不能受顧客有意的輕薄，便讓第一號的AC女士管理；自畫博士夫婦間或到店監察，夜曉由AC親往博士美的住宅繳賬。博士自從名利雙收，越有錢越愛錢，對錢也格外重視。他始終不浪

費一文，永遠穿着他所謂標準美的學生服裝，冬黑夏白，春秋丈青，四季輪迴，三易其色。夫人雖未能像他這樣儉樸，却被他精神所感應，亦不過事奢華。起居飲食，祇要博士說一聲美，也就可以隨便。即以用人而論，除老孫貴和博士的包車夫外，只有由京城帶去的周媽及十一歲的小丫環。夫人內而管家，外而助博士經營一切，按理博士應當傾服於石榴裙下，感激姑恩的。然而，不然。博士對於夫人一切都滿意，關於錢的問題，却是錙銖必較，絲毫不肯放鬆。夫人的管家賬，博士逐日必要過目觀察，而夫人經手的款項，總不會超過五百元的鉅數。

若是博士之於AC女士也同對待夫人一樣，夫人容忍已久，或不致別生枝節。不幸AC天生麗質，妖媚動人，博士一面恃以爲美化顧客的台柱，一面也自墮其美化殼中而不自覺。因此AC每晚向博士繳賬，無論多也好，少也好，博士總是溫言悅色，從不挑剔。甚至AC任意預支薪金，博士居然破例應許。夫人一一看在眼中，未免憤憤不平，背地質問博士幾次，博士却說得好：

『梅雨，你放心！不是當面吹牛，中國研究女性心理的，除了我沒有第二個。任何女性的心理，俱瞞不過我這帶有X光鏡的眼睛。你是太太她是夥計，請問對太太能與對夥計相同嗎？對夥計再好些也是假的。明白吧，慣能吃寡醋的太太！』

如此三言兩語，輕輕掩飾過去，夫人自也不願過分責難。可是每晚三人見面，照例演一齣滑稽好戲，AC擠眉弄眼，博士喜眉笑眼，夫人則愁眉苦眼，各有各人表情的特徵。積久這趣

聞傳到書店其他的女夥計耳中，其與A C有隙或未蒙博士青眼相加滿懷嫉妬的便時常走向夫人告密，說博士在錢財方面優待A C還在其次，最要注意，A C簡直百般引誘博士，每遇博士單人到店，她便擦粉抹唇，賣弄風騷，有時和博士攜手同遊，有時竟闖在店後休息室內唧唧噥噥，半晌不出。又說A C狂為誇大，直以書店老闆娘自居，不但藐視夫人，且對人妄加批評；夫人若長此不問，日久必受其害。更說這完全是A C主動，博士不過被她所誘，最好夫人先下手為強，乘博士迷溺未深，將她設去攆走。

夫人耳聞心煩，默思博士與A C之間，果似有若即若離的神情，正所謂情實可疑，人言非假；不由妒憤交集，怒焰中燒，單等爆發的機會。

有天博士因事赴蘇，夫人便不動聲色地馳往書店，勸逼A C繳出大半年的細賬。A C猛不防有此一着，賊人胆虛，當下極力推脫，借口很多細目由博士經手，必得博士回家才能結算。『你這倚仗博士的寵愛欺壓我嗎？』夫人冷笑了。『老實不客氣對你講，你作的好事你該明白！今天拿不出清賬來，就請小姐滾蛋！』

『什麼東西配罵人？』A C把心一橫，她也撒起刁來。『我祇承認章博士，不知你是什麼東西。』

『小姐，莫說你是個夥計，就算嫁給章斤琛作小老婆，也不能這樣無賴。你們大家來評論，年關祇有半個月了，應不應當看她的細賬。只憑她報一天不報一天的就算數嗎？店是章家開

的，不是你AC的產業，斤琛被你狐媚迷住了心，我還沒有死哩！你們把店門關起，今天拚着賠半天，不作生意了。一切銀錢收據都在身邊，我要從頭到尾細細核算，倒要看看利害！哼！短少一文，不請你吃官司，我不作人！」夫人成竹在胸，落得把心頭積氣，充分發揮。店中所有職員，久受AC高壓，誰不願看看熱鬧？尤其是與AC不和的女夥計們更爲起興，真個遵從夫人命令，立刻取下門前市招關門大吉。那嘴頭尖刻的且應和着夫人說說風涼話。

「AC姐，真金不怕火來燒，你平日不是說涓滴歸公嗎？拿出賬來請章太太過過目也就完了。」

「章太太，您的話太重了！我們AC姐平日再規矩不過。您看，章博士爲她買的手錶，她拒絕了好多次才戴上呢？」

「……………」

「好好！你們作成圈套要撞我不是？莫信口造謠瞎嚼亂吐，污辱我的人格。賬又有什麼大不了的？可總得等博士回來當面說明。哼！走就走，難道除了這破書店我就餓死，真正笑話！」AC畢竟是善觀風色的女子，眼前虧向不肯吃，祇道几句硬話綳綳面子，便披上半篷揚長地向後門走出。夫人原意就在當衆奚落她一頓，所謂查賬不過借題發揮，AC很相識地自去，夫人於願已足，隨即發號施令，把那面貌長得最平庸而又最與自己親近的女店夥升任管賬員，其餘所有男女人員聲明自明正起一律分別加薪，以示優遇。大家見夫人如此慷慨，自然認誠擁戴。

博士的脚前，砰拍一下跌得粉碎，茶汁直濺到

你的娘，是你的媽！你維護她！好不要臉！

「要你認得上天造人先就付給丈夫制服女人的威
也要你服！」博士越說越來氣，夫人嫩滑的臉蛋，

力，
很清脆地

「噯呀·

！打，打，你不打

這向所未有的騷

「你誣賴我和A C 刺

經病似地開口第一句便道

「A C 好妹妹！我女人

相好，被我打得好不痛快！我們當真來相好吧；」

「胡扯！」A C 依照不遜於審賤。「你騙誰？你敢打你的太太，大道不道！莫要也像我被

尊太太驅逐出門罷？跑來吹的什麼大氣！」

「哈！哈！哈！」博士對着A C 的臉癡笑。「你明白嗎，好妹妹？男子並不怕生米早已作

成熟飯的太太，却是最怕使你揣測莫定不即不離的戀人，其次也怕乍得甜頭尚有餘味的情婦。所謂怕者正是愛之深思之切的結果。太太在情婦時期內原很可怕，但現在風頭已過，我爲何要怕她？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家都以男子爲中心，已嫁的女子祇有兩種責任，一是養孩子，一是管理家事。其餘關於經濟生活，必要男子幫助。所以在社會上，處處有男子保護女子的表示；在家庭內，夫權就高於一切。我們中國人尤其想得透徹，正是夫爲妻綱。你說我能不能怕他？你……」

『不聽不聽不聽！誰管你們的吳事，莫在我跟前開演講，我可不是好惹的，現在是男女平權的時代。』A C料着博士確是爲了她與夫人嘔氣，心中暗自好笑；聽博士過分低視女性，又未免有些不平，頭一扭，嘴一噉，兩手塞住耳朵，作出半理不理的神氣。

『啊啊！我錯了，我錯了，你才是我應當怕的。我所說的女子，你是例外，好不好！博士的長處就在這似傻非傻地有什麼就說什麼。』

『又胡鬧不是，談正經的。』A C肯與博士胡纏，當然另有目的，縱了半天輕輕一轉便擒住了。『你那半付子書店究竟還敢不敢用我？等你回來說個明白，我好另外就人家的事。光明影片公司，中華舞場都有人接頭，我尙未答應。我是希望向高處走，不願再墮落下去。你如沒有胆量，還是請回，莫在這兒尋開心吧！』

『噯，好個小心眼兒的！』博士又被他激動了。『我們真正相好，就是擺樣子給那賤女人

看。此外無不遵命，明天就請妳當經理，店中的事完全交給你辦。祇要……」

A C 出其柔羨手掌握着博士的嘴，吃吃地笑。當夜博士就沒有回家。

二八 幾頁傷心史

夜靜更深了！蘭蘭睡在床上兀自思潮起伏；細聽這沉寂的週遭，已不復傳來嗚嗚驚人的汽車聲。借着五支燭伴眠的紅色電光，回頭看看身邊蜷伏的孩子，那蕪菜似的小圓臉上，實不知含有多少神秘的表露。

「姑姑，媽媽呢？」小珠忽而囁語駭了她一跳。睡神更遠遠地離開；她越覺得這孩子可憐，那適才看過的「梅雨日記」中的片段越在她眼前飄忽；越想朦朧神經就越興奮，她一手重將放在犒褥之下的那日記取出，索性在昏黃光裏默讀一遍梅雨自註的所謂最後幾頁傷心史。

二月十日：我真是意志薄弱的女子，昨天被他那樣凌辱，夜晚還失悔呢！今天B妹來報告，說他和AC公然大搖大擺地同到店中，公然將B等三人驅逐，AC公然自稱經理。怪不得他昨夜未歸，他竟迷到這般田地，爲那個浪女人不顧我了，好無良心的東西！唉！老孫貴又犯了舊病，躺在床上不能動了，眼前沒有一個幫我忙的人。急死我！氣死我！我該怎樣辦？

十五日：一連兩天聽B的話抱着小珠到書店大鬧，自覺太失體統，惹得四隣不安，買賣也作不成了。然而可憐我弟兄姊妹遠在海外，除此叫我又有什麼別的办法？我這也是他逼出來的，呀！眼淚都快哭乾了！

十六日：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斤琛總敵不過大家罵他，蠻橫的屁不敢再放。書店一概改用

男夥計，這倒不錯，多虧海平出來調停。海平自然是他的得意門生。連得意門生都瞧他不起。看他明天有什麼臉回家。經此波折，我把他看透了，梅雨呀，你好命苦！

二十四日（陰歷元旦）：又是一年了！不料今年的日子比去年還難過。去年祇愁沒有錢，夫妻雖也曾半衣對泣，却是彼此慰藉，精神上並無隔閡。今年錢有用的了，衣食是不愁了，誰知他真變了心呢？那日海平同他回來，他依然板着臉不理我，難道我就下賤不堪，反去哀告他不成？人家海平很懂情理，向他道：『憑心而論，師母所有的舉動都是愛先生，先生太固執了！』他却狠狠瞪人家一眼，冷笑二三聲。若不是有客在旁，我真要和他鬧起來。海平見機忙拉他到書房去，轉來又悄悄對我說：『師母忍點吧！章先生的性質太古怪。A C畢竟被我們無形中趕走，師母已遂心願。此外總得稍爲將就先生，平平他的氣。師母聰明人，豈肯因此小事使你們美滿家庭裏永有裂痕嗎？』唉！海平真不失爲彬彬君子，所說的句句打動我心。我何嘗願和他嗚氣？假若他從此與A C斷絕，也就算了；既嫁給他，像我這樣意志薄弱的人，怎能有時下新女郎動不動就離婚的勇氣？可是他太無情義了！這家好像是他的旅館，朝出晚歸，不肯到上房來睡。昨天三十是夫妻團圓的日子，一切迷信的行爲，我們早就捐除。夜裏，他仍在書房看書。往昔總愛抱着小琛陪他，小琛垂覺得很，忽然呀呀的喊爸爸兩手向外直奔。我想生作女身終是免不了低頭的。看在小寶寶面上就去將就他一回，新年大家圖個吉利，也不爲過。於是抱起小琛走到書房去。小琛遠遠地伸手招他，他對這個孩子倒是愛着性命，當時抱在膝頭如常

引逗。我望望他，他故意避開視線。我忍不住道：『你好狠心！真不理我母子了！』他淡淡地答道：『笑談！還要我向誰賠罪嗎？』我氣上來，跑回上房。不久他命周媽將小琛送來，他始終不願與我和好。今天別家都歡天喜地地過年，我的心頭正是如刀攪哩！

三月五日：丟了好多天不寫的日記，今天又似乎想繼續寫下去。我這日記真與斤琛有聯帶的關係嗎？自己也說不定。不過他自前日起，彷彿自動地與我恢復情感，昨夜不知何時，他竟睡在我的床上了！好久不見他狎匿的情態，使我又羞恥又討厭又不能拒絕。天呀！他莫非一時之衝動以我爲洩慾之器嗎？怎麼他的言語舉動都好像有些假情假意似的？尤其那句話——『那句話——我在這時最愛你』向我說的話，令我心裏一動。可見他之愛我，祇有一刹那而已！我又何貴乎要這一刹那？——你還是去討你的愛人吧！——我當時想着而未說出。算了算了！或許我的疑心太大，這樣下去，怎能消除心靈上的隔閡？今天他已有說有笑，比往日好得多。下午邀我到公司購物，他特爲琛兒買個小汽車，琛兒喜得跳起來。我順便買一件春季衣料，故意選擇最高的價目，意在八十元以上，他雖照價付出，神情總覺不自然。其實我的孩子脾氣始終未脫，正何必多此一舉呢！

六日：果然他爲衣料問題在早飯時表示不滿。他逗着琛兒道：『寶寶，你將來娶媳婦，可不要娶個浪費的女子！』豈有此理！我幾時浪費他的銀錢？我頓時回他道：『琛你莫借事生風，你可以爲你心上人打許多金首飾，我稍爲買點衣料，你就說浪費！這兩年過家是不是省吃省

穿，你也想想吧！」他把筷子使勁放下道：「又不是說你，那裏來這多廢話！」我想了一會，祇好默然！再說下去，我們又要打架了。爲這小事再傷和氣，實在太不值得！能忍且忍，得過且過，對這心已不在你身上的丈夫，唯有聽天由命！帶起假面具來吧！夫妻之間，一味真摯究竟不能維繫的！

十日：若非海平清晨來提起，真想不到今天就是元宵佳節。斤琛對我貌合神離的態度，我已觀察清楚。他近日極其厭惡海平，海平却仍然恭維盡至，閉口閉口，先生叫得很親熱。也將海平生就和氣迎人，換個暴躁些的，看見他那副冷冰冰的面孔，早就不再來了。人家何苦置身於毫不相干的事體中跟着受閒氣？多數朋友往往勸我說斤琛有神經病，應該處處原諒他。實不知夫莫若妻，他是絕頂聰明人，有時偏偏作些傻事；也可說利用作傻事達到他聰明的目的。譬如他努力從事於妙愛一類的著作，他有他的動機，決非優裕。海平本爲和事老之一，他倒疑心海平另有用意。今天他向海平說的話，我要一字一句記下。他說：「海平，佩服你的勇氣，我們夫妻和好，不能不感謝你！可是我們之所以不好，也是由你而起。你太偏向師母，師母直靠你作護符，動不動就扶制我！」他又說：「海平是來向師母拜節罷？師母天天地念你。」這顯見他疑惑我和海平，神經病者豈是如此！叫我當着海平講些什麼呢？以後我自要檢點，海平還是未結婚的青年，現代青年們的心理，確難揣測，萬一真個……我則出於無心，反使斤琛有所藉口，玷污我的清白，那就非同兒戲。斤琛對我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女兒家豈比他們

男子？若我在未嫁時，海平以近來的態度就我，我不敢說決無情感，甚至……唉！既嫁的女子，唯一希望白頭到老，這心早同槁木死灰，不會再燃了。誰像他表面鼓吹一夫一妻小家庭制，內心却見一個愛一個？反來血口噴人，實在可惡之至！他如再以此隨便笑談，我可不能容氣。斤琛呀，望你小心些！太太晚了，恐怕他不回來。睡吧，不寫了！

十四日：我這日記裏向來不寫時事。因為海平今日離滬赴漢多少與時事有關，那應就破例寫一次罷。所謂時事是講目前南方已為黨人的勢力，最時髦的玩意兒是大家互稱同志。海平大約因同志之援引要到武漢去當什麼委員。斤琛總免不了羨慕勢力，他見海平鬧起來，老師架子立刻收回，居然約我同往江邊相送。海平此時離開，正合我意；與琛同往，海平那種神情，怕又引起琛的誤會。我到底狠着心不會去，海平該會原諒吧？我只希望他到漢以後，獲得一個美貌多情的戀人，安慰他那飄泊不定的心。莫再纏我這命薄如紙的婦人。否則像近日逼着我提心吊胆地同他出去遊玩，我覺萬分對不起斤琛和小寶寶，雖然我們只是純潔的友誼。

二十日：一週以來，斤琛又大變常態，無事尋事。譬如孫貴本是他家的兩代忠僕，與我有何關係？不過我看人家大病兩月，老態可憐，多給幾個錢算得什麼？而斤琛神氣十足地道我拿錢往水裏送，豈不令人寒心！大約那狐媚子始終未曾與斤琛斷絕關係，斤琛見海平已走，無人再來調解，他既想乘此貫徹壓迫我這弱者的主張，狐媚子更從中百般挑撥，火上加油，斤琛便拿我出氣，無非逼我走絕頭路而已！

二十三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斤琛果不出我所料，他與A C暗中租有小房子。B妹總算不錯，特意向我關照。我此次倒覺無動於中，沒有多大反感。他的心既已趨向旁人，絕非吵鬧所能挽回。隨他去吧！好在兒子在未成人時任他怎樣也奪不走這真摯的天性。我的寶寶啊！看你乖覺可愛的面上，恕你負義無情的爸爸了！眼淚噙，怎麼不聽我的意識之驅使，又淅淅落下來呢！

四月十七日——最後一天留給琛兒——

留與斤琛的信雖祇寥寥數字，我還覺得理直氣壯，毫不畏縮。但寫這臨行的日記，不，就說是在章家最後五分鐘內的感想，怎麼千頭萬緒，令我無從着筆？可是那裏來的這多不爭氣的淚珠，點點滴滴地灑個不住呢！琛兒呀，我的心肝！將來你能看到你媽媽的筆跡時，要知道稿本上並非墨水之濕印，却是媽媽眼淚所渲染，那麼你就就悲從中來，不致再憤怒怨恨你的無情媽媽了！啊！心震動得太利害，該不會崩裂吧！

首先向我兒子聲明的，是我已十二分忍氣吞聲的容忍，而你父親偏十二分神出鬼沒地壓迫。十天以前書店之被封閉，一週以前他的愛人A C女士之聲明與他脫離，這祇能怪他時運不濟，與你苦命的媽媽何干？我遠竭力安慰，以期他失敗後的覺悟。那知他一口咬定書店被封爲海平與我奪他財產的陰謀！A C之走，也是迫於我的圖威。照他說來，我直變作謀害親夫的潘金蓮了，天哪，豈不冤死人！

琛兒，我願不得你了！「不自由，勿寧死！」此生既無使你父親心回意轉的希望，顯然祇有兩條路，不尋我的自由去，便是拚一死。死，對於我未免太無價值，我爲何而死？我又何必要死？我受過相當的教育，我有知識，我可以自食其力，我並不必需任何男子的幫助。難道我就捨棄自由之路輕易犧牲於毫無意義的條件下嗎？我展轉反側地想了好幾天，也哭了好幾天，前夜且乘月明如鏡，獨往黃浦江頭癡立多時，我終於無勇氣奮身一跳。蹣跚地回轉，於是出走的念頭支配着我的神經。所難割捨者惟在我琛兒這塊心頭肉。然而昨夜，不，就是今晨，這可咀咒的今晨，你父親凶狠的幾句話，才堅決了我買舟而去的心。我要據實記下給我萬分難捨的寶寶看看！

因爲你父親血口噴人，我已有整整六天不與他交談片語。昨夜他又又大發神經病，跑到臥房來睡。我才伴你躺下，當然不去理他，半矇矓着偷視他的舉止。他望了我們幾眼，冷笑兩聲，就在對面小鐵床上和衣睡倒，口內恨恨不絕。這離奇的動作，使我感覺意外恐慌，直到聽得他呼呼的鼾聲，心方方能稍安。我與他已斷絕夫妻之情，然在這春寒料峭期內，終不能眼睜睜望着他不蓋被褥。一陣慄慄的刺激幾乎要我起身去作暗中的掩護。但我怕他驚醒，最後還是按鈴再來周媽，對她嗷嗷嘴。周媽會意，輕輕將被替他搭上，臨去回頭向我有意识地一笑。這一笑實令我無限悲哀，周媽！你現在應該明白，我並非向老爺投降啊！

『梅雨，梅雨，你休裝睡，我來問你！』

我從夢中被這急厲的聲音驚覺，心旌顛如小竈亂撞；在窗紙透入魚肝色的光線下，我瞥睽他擁被而坐，真像有正經事似的頻連呼喚。始而我伴自鎮定，繼而被他喊得不耐煩了，我勉強回答一句。他聽我說，『有話請講，可不能再受他教訓！』他又冷臉起來。接着就一大套令人難堪的言詞。兒呀！你猜你凶狠的父親道些什麼？

『梅雨聽真！四句俗語話：「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俱不毒，最毒婦人心！」明白嗎？你們婦人的心腸，確比蛇蜂還毒，昔人早下了斷語，我現在也大徹大悟。婦人這宗東西，惟有以野蠻方法對付，高興來讓他唱唱跳跳，不高興就打入冷宮。任何低級動物都能解放，祇是婦人非要例外不可。否則她發揮驕縱嫉妬的天性，時而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引誘你，時而披頭散髮夜叉一般地衝犯你，時而在你面前括噪，時而在你面前哭罵；其實無非想達到霸佔丈夫降服丈夫的目的，而後可以南面稱王，驅使丈夫如同牛馬。稍不如意的意，那毒惡的手段便次第施展……』

他滔滔不絕地罵人，我覺得我的心急氣促，嘴唇顫動，即令蠢若牛豬的傻子，也不能反抗吧？我忍無可忍，終於抽身坐起質問他：『你逼人不是這樣逼法！我究竟如何狠毒，你提出證據，當面不死給你看的不是人！』

『證據？哼！他跳下鉄床站在我的面前，雙手叉腰，兇眼直射，大有猛虎撲人之勢。』勾引外人破壞丈夫的事業，不够你的證據？自家作事自家清，這還不算。兒子是我的，那能

憑妳這毒婦播弄？你不以我爲夫，還要使兒子不認我爲父？三歲多的小孩，他懂得什麼，口口聲聲罵爸爸不是東西，不是好東西，見着我就跑開。你不故意教他，他知道嗎？你問心狠毒不狠毒？對你實講，我的兒子我有教養權，從今以後不許你管，不許你問，不許你假慈悲！」

天哪！我十月懷胎，三年哺乳的寶寶，他要以暴力劫去，這斷斷不能！我那管他多麼兇狠氣湧上來，好像瘋魔附體一樣增加無數倍的體力，我且哭且指着他儘量咒罵：

你認賴人！你冤枉人！你全無心肝的禽獸！兒子罵你，罵得好！罵得應該！不但罵你，將來還要折磨你，爲他命苦的媽媽復仇！爲他被欺凌被壓迫的媽媽復仇！」

『欺凌你就欺凌你，爲他命苦的媽媽復仇！爲他被欺凌被壓迫的媽媽復仇！』他竟順手抄起寶寶常玩的木棍劈頭向我打來。我并不知道疼痛，祇厲聲喊叫，拿起衣服亂擋！

哇地一聲，琛兒呀！把你嚇醒了！嗚嗚嗚！你接連着哭。你那狠心的爸爸，甚至又要舉棍打你！我乘機掙下牀，連被包着，抱在懷裏，奔往對面房中，將門緊緊關上。啊，那人面獸心的還在門外咆哮叫罵了一陣。

經我一番哼拍撫弄，我的小寶寶又熟睡了。摸着頭上坎起的肉塊，方覺疼痛難忍；我不禁咬牙切齒地恨起來。在這三四月內，我被打何止十幾次！可憐我生爲女身，不及男子漢的牛力大；否則着實揍他一頓，問他敢不敢恃強凌弱，消消肚中的積悶。然而啊，我好比關在籠內的小鳥，除了乘機飛走以外，是無法恢復自由的。走吧！我還有什麼留戀？琛兒呢？帶走不帶走

呢？走的方向早想到了，唯一的去處就是漢口；漢口正唱着男女平權，女子可以當兵，可以作軍官，所以任男子所有的職務。別的不說，兵與軍官，掌有生殺予奪之權，萬一邀天之倖，我能帶上幾十萬娘子軍浩浩蕩蕩殺到上海，不將章斤琛擄在營門跪個七天七夜我不姓朱。但琛兒或將來能看我這日記的同情者千萬不要誤會我爲海平而去，甚或疑我有私奔之嫌。人家海平已在半月前結了婚，那新夫人也是我兩年前在京城與我常相過從的好朋友。此外舊日的女同學，在武漢飛黃騰達的不在少數。我可對天盟誓，此行完全爲爭我的自由，並非另有所戀。至於走的方法。也熟計在胸，太古公司的西上船，每早九時均在浦東停棧。家中的習慣，僕婦們非過八點不起，我拂曉從後門溜出，誰能知道呢？所以遲遲而未決者，實因爲我無捨棄小寶寶的勇氣，很想帶着同行。不過照你狠心父親所說，你終歸是他的。我今一走了已，屬罪大惡極，再將你帶跑，罪上加罪，他肯與我干休嗎？而且有你旁增加我的負擔，妨礙我的事業，友好們定譏諷我不徹底。呀！想起易卜生所寫的娜拉來了，她誠不愧爲一個勇敢決斷的女子。我却爲何這樣柔懦，沒有斬金截铁的決心？

走吧，走吧！對房又傳來無情人的鼾聲，豈非走的機會？才打過七點鐘，更是走的時候。不寫了，不寫了，從來沒有寫過這麼長的日記，字跡歪斜的不像樣。琛兒呀，寶貝，再停十分鐘熱烈地吻吻你……也許是最末的一吻，乖乖，就算你可憐的母親染病而死吧！別了，別了！這日記預備留給同情與我的老孫貴收藏着。寶寶，等你通達文理時，你便可一讀親生媽媽

的傷心語了！啊啊，還過三分鐘，留與你無情父親的信也抄在後面：

斥琛：梅雨毅然去矣！梅雨去，執令致之？君清夜捫心，當無以自飾！伏思入君門十年於茲，共枕席者先後亦六年餘。君近每詆梅有異志，令人痛心！梅不去於翁姑在世之日，亦不去於君窮途落魄之時，而獨於此際行者，正足證梅實爲己身自由而奮鬥，更以見君棄糟糠如敝屣，薄義絕情一至於斯也！小琛，君自謂屬於君，愛之護之君有全權，梅不問矣！此行一身以外無長物，資斧則爲兩年前之積蓄。慎勿以捲逃罪揭諸報端，幸甚幸甚！四月十七曉色朦朧時梅雨留。

× × × × × × × × ×

蘭蔚半默思半誦讀這悲哀沉痛的文字，忽見東方發白，心想：博士夫人恰於此刻就道，她毅然拋棄十年的家庭，捨棄四歲的嬌兒，正不知胸中蘊有多少苦楚！爲爭自由而去，她志氣是如何偉大，胸懷如何光明！但在這荆棘滿途的中國，她是否在武漢獲得相當的職業，或竟能出入軍中如她的志願尚難預料。而那博士仍然大事宣傳，罵妻子爲淫奪，登了一兩月的報。在不知者自不免妄加批評，可又有幾個能看這日記的機會，爲朱梅雨一掬同情之淚呢？——蘭蔚想着想着己身也是天涯飄泊的孤獨者，她的兩行清淚不由撲絞絞灑在拿着日記的手背上！

第八章

婿也非良蘭閨權比翼
母乎何忍草榻鎖孤丁

二九 打倒有外遇的男子

江漢關附近的銀行大樓的會議室裏，第一次堆集着五百多名形形色色的婦女。會議長桌旁邊的圓桌椅，最多不過七八十把；上面坐着的都是捲曲其髮華麗其衣的所謂時代女英雄；其中有幾位因夫婿執掌軍國大政已身一跛跌在雲端裏，頓為民衆所擁戴的名流夫人，更有十幾位在黨政軍各機關任有說高不高說低不低的職務的女官吏，所餘幾十位則為風頭甚健的黨員與學生。圍繞那特殊區域——皮靠背的圓椅子，七零八落佈置百十條污穢斑斕的長板凳，三三四四，滿坐些梳頭裏腳搽粉戴花一望而知為半城市化的婆婆媽媽姑姑奶奶。但長板凳之數有限，而姑姑奶奶婆婆媽媽之來者源源不絕；自然，先到的佔優勢，後來的只好再圍繞長板凳的區域你扶我我靠你地站着。雖然那特殊區域的特殊享受，桌上放滿紅紅黃黃的點心，新新鮮鮮的水菓，熱氣騰騰的蓋碗茶，也很足以引起他們的垂涎；可是她們能到這建築堂皇裝飾美麗的大樓，看着雪白的牆壁，烏油的地板，色彩的掛圖，奇異的懸燈，已經大開眼界，誰還不甘心滿足，妄

想與闊太太鬧小姐爭長道短呢！

照例了了丁鈴聲一陣，姑姑奶奶們從前兩次得來的經驗，知道是那副委員長削瘦臉的唐靜芝跑上主席台宣佈開會。事實上却又不然，偏是正委員長M夫人婷婷娉娉地由首席站起走上台去。於是輕脆的掌聲自圓蓋椅傳至長板凳，更傳至不得其座的兩條腿。劈劈拍拍，好比是名角出場的碰頭彩。

『今天……』M夫人在台上發言了。『是婦權會議執行委員會成立大會的日子！』他把『婦權會議』和『日子』幾個字分外說得尖厲，大概唐靜芝懂得她的心理，但見她一人陸地站起拍起掌，大家也就跟着蜂擁而起再應和一陣熱烈的劈拍聲。

『同志們請坐下，請肅靜！』M夫人繼續其尖銳的嗓音。『今天也就是武漢婦女界開始抬頭的新紀元，請大家於高度的興奮裏注意本會的意義和本會的使命。本會為何提出婦權兩個字來呢？這是要整個推翻舊家庭中丈夫的壓迫，建立新家庭婦女的權威。換句話說：從前以丈夫為中心的家庭，要憑團結的力量把它改造成以我們為中心。從前他們男子怎樣驅使我們狎弄我們虐待我們污辱我們，我們現在也要以同樣的手段來報復。譬如說他們可以隨便逛窰子軋奸頭，而我們必須三從四德，否則就為大逆不道，加我們種種的罪名。現在我正要反其道而行之，使他們遵守三從四德，我們大可以隨便……逛……窰子……軋奸……』M夫人的聲音越說越低，那儀表萬方的態度，頓呈悻悻不安紅帶於頰的神情。椅子上凳子上和站着的羣衆無論全聽

懂與半聽懂以及聽不懂的都不免引起羞赧的本性，一個個以巾掩口，相對吃吃地笑。這會場便小有波動，遠不如以前的威嚴。

『同志們，笑什麼？你們的男人抱着野女人睡覺，你不眼紅嗎？』到底還是副委員長唐靜芝的面皮老辣，她祇跳上台豎眉又腰像吹喇叭似地高喊兩三句，真能打動三分之二羣衆的心弦，立即恢復了場中的秩序。

第一項報告成立意義就算如此完結，M夫人低着頭走下來。第二項爲宣讀會議提案，這自然歸副委員長負責，但聽她神氣十足地唸道：

『第一案，建立女性中心的新家庭，M夫人等提；第二案嚴禁發育不全的男子結婚，唐靜芝提；第三案，懲辦有外遇的丈夫並定專例，委員朱梅雨提；第四案，兒童公育婦女僅負生養之責任，委員袁婉筠提；第五案，勵行一夫一妻制嚴懲男子置妾，會員×××提；第六案，……第七案，……第八案，……第二十案。』

唐靜芝將各項提案朗朗地讀完，按照白紙所書的項目以次應爲提案討論，但特殊區域的各人面前，也祇有一張油印的提案題名單，除三分之二的有關係者早已心照不宣外，其餘少數人僅憑提案的名稱，她們自無從討論。板凳上的以及站着的更不消說，假定能有三五個聽得似懂非懂的情情轉與同伴解釋，那就算個中尖尖的角色；什麼討論不討論，她們是根本既不知而不問。所以這個項目剛由主席宣佈出口，長桌上就有位同志站起，說此類都是本會應進行的事，

無須討論，請付表決。接連更有兩三人起來附議。此時儼然空氣很緊張，縱有抱懷疑意見的，也只好悶在肚裏，不願多管閒事，免得節外生枝了。

這像是唐靜芝預定的步驟，她順着說兩句『討論太費時間，本來不必討論』不相干的話，便高呼請大家表決。表決採用舉手式，她重複順序宣讀提案，每讀一項，她先舉起手來，再問大家贊成不贊成。當然，主席既如此熱烈興奮，誰還惜這一舉手之勞呢？於是，玉腕偕香臂齊舉，金釧共銀鐲雜陳，時高時低，忽上忽下，連連續續者廿次。直累得夫人女士們的胳膊既酸且疼，姑姑奶奶們却相對扮鬼臉，作蹙蹙笑。

提案既經全場一致通過，唐靜芝的心安定了大半，下面的自由演說，連請幾聲，無人自告奮勇，就作為罷論。逕自進行倒數第三次——呼口號。

口號附在宣言的末尾，早由招待員每人散發一份。特殊階級的知識份子忙將宣言翻開，不識字的姑姑奶奶也學着東施效顰，拿在手裏擺樣。主席連喝兩口茶潤潤喉嚨，接着領導大家高喊『建立婦女權威』，『恢復婦女自由』，『推翻與虎添翼的舊禮教』，『打倒置妾的丈夫』，『打倒有外遇的男子』……『婦權會議萬歲』，『中國婦女萬歲』。

一手，是輕而易舉的；呼口號就不能整齊劃一了。任憑唐靜芝的口齒再清楚，聲音再響亮，姑姑奶奶婆婆媽媽們那能道出這向所未聞的字眼？『建立婦女權威』有人喊為『建立婦女家規』還算不錯，『恢復婦女自由』甚至錯成『恢復桂花頭油』，却未免滑稽之至。但對『打倒

有外遇的男子』一句，不知是主席特別賣勁重複高呼兩遍的原因，抑是到會羣衆對此具有共同的刺激，簡直一唱百應，異口同聲，字字清切，響震屋瓦；總算會場也有了異樣興奮的成績吧！

於是這空前未聞的盛會，在此異樣興奮的波動裏，再煩門外的樂士來一陣吹吹打打，主席就宣告閉幕，形形色色的女性魚貫而出，那很多罰了兩三點鐘立正的小腳娘們，至此方敢咕嚕着嘴曬腳疼。

這時却悶壞了伏處特殊席一角雖被拉攏爲特別會員而滿肚子不高興的一位女教員。她今天下午本有兩點鐘課，無奈唐靜芝以同鄉兼老同學的關係三番四次地敦請，終以情面難却，不得不到會敷衍。會散以後，又急切不能出去，唐靜芝偏在這個當兒，介紹她和M夫人正式見面。

『這是鼎鼎大名的文學家M夫人，這是品端學粹的女中理化主任教員顏明澤同志。你們親近親近！』

M夫人含着笑微微點頭，更連接說些久仰大名諸望指導的話，明澤一面談談客氣，一面暗中腹誹，忿然想到自己在北方祕密活動，幾乎斷送性命，那知南來仍舊坐着吃粉條維持生活；而一般風頭高於天，人格卑於地，像M夫人及唐靜芝之流，個個豐衣足食，每月有不少的津貼；心上更覺十分不舒服。口頭應對的言詞也就唯唯否否，乘着人已稀鬆，借口尚有瑣事，急忙退出，潑潑以後再不與她們同流合污，像那些鄉嫗村姑們一樣被她們所利用。

明澤回到自己家裏，正值文珏剛要出門。文珏見她眉峯攢聚，問她何事不如意，會場有無有趣的新聞？明澤將適才一幕滑稽劇約略說過，惟對於到漢不久的朱梅雨頗致惋惜，認她最近在武漢黨報所發表的言論很有見地，大不該和唐靜芝常在一處鬼混，日久必被同化。

『真巧真巧！朱梅雨——有名博士夫人你今天會面嗎？』文珏問得非常之奇異，已經戴上面頭的呢帽子重又摘在手中。明澤莫明所以，點了點頭轉問有什麼巧事？文珏忙從抽屜裏取出一封信遞給他，說是袁蘭蔚從上海寄來的，蘭蔚不但到了上海，而且就在章博士家裏任保姆，而且將要頂替朱梅雨的位置繼任博士夫人。明澤連稱胡說八道，別儘信口開河，侮辱她的朋友，文珏微笑着戴上帽子，出門自去。

明澤從蘭蔚幾張紙的書信中，知道她別後一切離奇的境遇，她打聽朱梅雨在漢的行走，問明澤認不認識，是否會過面談過話，能不能猜想朱女士有破鏡重圓的意思。她又說近況益臻苦悶，一方面是不慣於哄小孩子，一方面章博士竟向她百般糾纏，百般討好，彷彿是傾情於他；且爲她之不滿意於僕婦的伺候，竟不惜將使用兩年有餘京城帶來的老媽都辭掉另僱。她幾次要北歸省母，博士無論如何不放她走，而那小孩子也十分粘連寸步不離。她更問婉筠夫婦是否如前得意，還記不記得命苦的姊姊——她們賢伉儷無形中的月老。最後道她於屢次失意之餘，胸中一無主張，很想也到氣勢蓬勃的武漢來尋相當的職業，可又不願再見婉筠和耀宗的面；至對章博士如何應付，希望明澤夫婦以正確的眼光，客觀的地位，給她個妥當的方針，俾她有所

依循，免致再蹈以前的覆轍。

——可憐的人，她比我們更要可憐！我怎樣安慰安慰她呢？——明澤看畢蘭蔚的信，不勝唏噓感喟之至；暗自出了一會神，抽開筆墨檢出紙張來寫回信。她飛快地寫上『蘭蔚學姊青鑒，頃奉手翰，藉悉種切』十幾個字，想了想，把筆一丟，自道：『那裏來的如此頭巾氣？』忙將已寫的兩行撕去，另換信紙，決定改用語體，直截了當想什麼便寫什麼不說廢話。

蘭姊：年餘未見，忽然接到來書，正自欣喜，讀畢又不禁愴然泣下！我輩惡劣的命運相差無幾，更僕以來文且仍度其以夜作晝的記者生活，我則依舊教書，月入至微，僅足日食。而一般皇親國戚蠅營狗苟之輩，雖胸無點墨，亦能竊居高位，得意洋洋。早知如此，深悔當年過於神經興奮，魯莽從事，幸而未曾在京城送掉性命，倘若真個三長兩短，豈不活活冤煞！關於此點，蘭姊！我倒佩服你有先見之明，你超然物外不為潮流所激盪的精神，也很足以引為自豪的。你當真要想西來嗎？我以至誠的態度，勸你迅速打消這種心腸。常言道：『百聞不如一見』，又道：『耳聞為虛，眼見為實。』你或者漸漸為此間女子得到徹底解放的實惠虛聲所誤罷？不然，不然！我來告訴你一件趣事。此間有個著名婦女界領袖M夫人，不知是M軍長的第十幾個姨太太。年方花信，丰姿妖豔，據說曾在南方大學畢業，中英文都還不錯。嫁給M軍長已為再度姻緣，她那原配夫婿現還健在，不過窮途潦倒，遠不如軍M長位尊而多金。M軍長娶得這位賢夫人，固然一方憑藉勢力壓迫，另一方

她可也心服情願；相傳所提條件，第一就是將所有正太太姨太太一概驅逐，以後並不得沾花惹柳；第二是自己對內對外稱夫人，執掌M軍長的家庭財政權。

M軍長最初對這些條件，自然奉命維謹，差不多一舉一動，先要秉承夫人的意旨。漸漸夫人的名望高過軍長，夫人的兄弟姊妹以及所有的內戚無不獲得高位，專橫拔扈。近來M軍長得寵望獨，大概又私下眷戀一位交際之花風流豔傳的女學生。詎被夫人探知，一面與M軍長私自交涉，一面就聯絡各要人的夫人和此間專出風頭的女士們如唐靜芝，令妹袁婉筠等，發起所謂婦權會議。又爲擴大聲勢計，威嚇利誘各工廠的女工參加，會員號稱十萬。實則他們所爭的並非女同胞的平等與自由，不過高唱『打倒有外遇的男子』作M夫人強有力的後援，使M軍長以及M軍長性情相同的男子有所顧忌，不敢再作金屋藏嬌之想。連女權運動也要假公濟私起來，爾婦！妳說可笑不可笑？她們只知自己快意於一時，把些貧窮的家庭鬧得夫妻不能相安，丈夫作了一天工，回家門還鎖着沒有飯吃，問及隣舍，說你家大娘開會去了，遊行去了，等待妻子回來，丈夫若稍覺不快，妻子就仗大會頂撞，丈夫再不服從，妻子聲訴到會，有條件地聲訴離婚，逼丈夫拿出大批贍養費，否則對不起送往特別法庭嚴厲處罰。諸如此類，完全視同兒戲；但這還是以前籌備會中的現象，正式大會頃已成立，以後不知更有什麼新鮮花樣哩！女子不從學問知識方面努力，以期求得獨立生活的能耐；而專門唱高調控制男子，祇要男子與以經濟上的幫助，又遇事必須受特殊

利益，美其名曰平等，我自問頗覺慚愧。蘭姊，你的高見如何？……

明澤正要往下寫，文珏氣促促地跑進樓門，將帽子往床上一扔，連嚷：『不得了！不得了！』嚇得明澤丟開筆怔怔地對着文珏發愣。

三〇 陰陽人

『我不和你搗亂，唐靜芝不與她丈夫同居也是天經地義，我們不能因為她人太討厭，就批評她所有行為俱是錯誤。她同M小姐自幼要好，並不奇怪，如今兩個女性結乾姊妹形影相隨的多得很，難道在你們男子眼中就有什麼秘密？且，別儘管胡鬧！你安心看會書，等我寫完信，咱們好吃夜飯。』

『不，你越維護唐靜芝，我偏要揭她的短。你不寫，讓我來寫。我可在半點鐘內寫成一篇文章。』文正左手舉着明澤的頸，右手就去奪她已經蘸了墨的筆。

『好好，讓你來！』明澤見央求無用，反手抹去，文正額前頓添一道墨痕。明澤微笑着正要走開，却被文正緊抓不放。明澤怎樣得文正百般纏繞，結果還是親自拿毛巾在臉盆內浸濕，替他輕輕地擦淨。

經此一番雅諱，文正與致轉高，雖未接着明澤的信往下寫，却拉她並坐在窗前，告訴她關於唐靜芝與M小姐外間所傳的祕密。

『明！你以為唐靜芝厭棄她丈夫單為丈夫粗俗卑鄙嗎？不是！你又以為唐靜芝與M小姐形影相隨，僅屬友好甚篤嗎？更不這樣簡單！關於此中的講究，你們女子惺惺相惜，本來羞於推研；即令知道，也不向外宣傳。然而我有包打聽的本領，打聽一清二白。大概現在高唱獨身的

女子，而至少有一個至好的同性夥伴者多半是這種原因，你信不信？」

『鬼話連篇，誰信你這鬼話！唐靜芝又不是你的愛人，你從那裏打聽？』明澤嘴頭雖硬，實則心上對於唐與M兩人特殊的要好，也自不無幾分懷疑，正是拿話激動文珏，想他乾脆講出來，聽聽是不是自己腦中的假想。

『你先不要罵人，聽了再講。一般當新聞記者的祕訣，有十六個字，在行動方面是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在描寫方面是無中生有，有則擴充。但我祇採取前八個字，另外加以客觀的探討，理性的批判，所以我的話絕非打哈哈。我這包打聽的來源一非唐靜芝，二非M小姐，而是由M小姐的老媽，傳之於M夫人的老媽，M夫人的老媽再傳於M夫人，M夫人三傳之於M軍長，M軍長四傳之於他新交的Louyer，那位交際之花五傳之於他舊情人密斯特L，密斯特L六傳之於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七傳之於我。因此我再把這消息與從前的傳聞合起來打個七折，大概就與事實沒有多大出入。……』

『你說就說，不說拉倒。要是曲裏拐彎拉閒話，我可恕不奉陪。』明澤從中插入兩句，頗有效力，文珏哈哈一樂，方肯照直地講：

『唐靜芝早已是人家的媳婦，M小姐也早已當M軍長的老頭子在世，從小就許配人家。M小姐拚死拚活，逼着她哥哥向某姓退婚。不知者都以爲她別有所戀，連M軍長也把他妹妹無可奈何，祇好推說她生性好佛，自願獨身，婉求對手方解約。那對手方的勢力雖不及M軍長，却

也是所謂仕宦後裔，何肯示弱於人？最初不但一口拒絕，且要立即成婚。其後經雙方男女大媒再三磋商，M小姐的未婚夫婿，可謂恣毒已極，他說M小姐當姑子可以，另嫁人則不行，婚書他並不退還，祇立下誓不履行婚約的字據。更對大媒發橫，謂在十年以內他不另娶，假若M軍長嫌貧愛富，縱容M小姐在此期內嫁與旁人，他決以手槍對待。在如此嚴厲條件之下，M軍長氣得無法對待，祇問她妹妹能不能犧牲青春，全部接受。那知M小姐倒是正中下懷，自甘情願，聲明看破紅塵，丫角終身決無異志。

『同時唐靜芝陪着M小姐由京城南下時，離她丈夫的家庭，宣佈丈夫遊手好閒，近於無賴，永遠不與同居。唐靜芝本來就和M小姐如磁吸鐵，不可以一日分離。此後更是雙飛雙宿，一個鼻孔裏出氣，一個嘴吧上說話，一疋布穿衣一口鍋吃飯；有唐靜芝就有M小姐，有M小姐就有唐靜芝；無論怎樣和美的夫婦，也不能像他們始終如一持久不變。他們究有如何維繫情感的奧妙，最近才被伺候他們三年而終糊不住嘴的老媽揭穿。原來多情多病的唐靜芝所嫁夫婿却是個銀樣蜡槍頭，渺乎其小的天生太監。新婚前半個月新郎爲她畫眉理髮，極盡閨房之樂，但並枕而不解衣，終不履行周公之大禮。唐靜芝漸漸積久難耐，有天夜裏乘齊夫婿睡熟，稍沒聲響裏褪去他的小衣，那知大失所望，他膝下並不郎當，才如七八歲的小兒綿軟若蠶。唐靜芝當時羞憤交集，提出嚴重質問，兩口子大起交涉。從此將他廢物丈夫趕入書房，未得許可不准越進閨閣一步。可是名義上生米早成熟飯，那時兩家尊長，都在京城作官，她又覺羞於啓齒，有傷雙方的

顏面。但時有萬分衝動，也還傳出懿旨召入丈夫，作聊勝於無的勾當。其後M小姐以普通朋友的資格偶而在他房中留宿一夜，大概五百年前冤孽今生注定，這一夜不知M小姐使用了什麼法術，第二天她倆對天盟誓，結拜姐妹。M小姐隨即從學校宿舍寄居她家，而她丈夫就永遠不能再有和她親近的機會。據那洩底老媽所傳，她倆人並頭睡覺，摟抱接吻已成家常便飯，不算稀奇；最奇怪的半夜常聽見她倆床上發出吱吱呀呀吃吃嘻嘻的聲音，攪得人心猿意馬不得安睡；尤其令那老媽莫明其妙的，竟被她無意中發現她倆腳頭放有一宗長約六七寸的圓頭橡皮棍，中間可以分開，且有四根拴帶，就彷彿是倒聯在一起的一對香蕉，裏面有一道槽，還可以灌開水。我那缺德的朋友轉述我聽時，更爲繪影繪聲。形容畢肖，他道此種活寶貝是巴黎仕女所發明，質料堅韌，價值鉅昂，專備空閨少婦消磨長夜之用；無以名之，喚爲陰陽棒，而唐靜芝M小姐之流，均爲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陰陽人。」

文王講得眉飛色舞，津津有味；明澤也聽得面紅耳赤，暗暗尋思，自道：「啊，怪不得從前鬧齋會對我說，她認識的朋友以我倆一對爲幸福，以唐芝靜所嫁丈夫爲最高雷，真是有名無實。當時未加研究，却不料更有些匪夷所思的情節。」——但無論心上怎樣思潮起伏，明澤站在女性的立場，口裏總不能不頻頻搖動表示不相信，而且要向文王故意地挑毛病：

『男子對於女子的批評，決無半句公平的話。果然真有此種巧事，何以我們朋友間毫無所聞，單單會傳到你們的耳中？唐靜芝脾氣向來暴躁，安知不是老媽子受她的氣，造她的謠？又

安知不是你們三個一羣五個一黨吃飽飯無事瞎編排？或者有人向M小姐進攻沒有成功，就存心來敗壞人家的名譽也說不定。並且，我有特別證明，假如唐與M樂於作假夫妻，那末她倆心理方面應當極其暢快，身體也應極爲健康。而今正是適得其反，M小姐瘦成一把皮包骨，臉上慘白；唐靜芝更難看，青黃的顏色像有很深的肺病，這是什麼道理？可見你的話什九靠不住。」

『嚇！嘿！早就說過，說定你要袒護他們，大可以去在法庭作他們的律師。』文珪握着明澤的手作一個怪樣。『不過誰請你這個律師誰就敗訴，因爲你提出的特別證據，恰好是反證，禁不了我這當法官的一較。要曉得男女之事過猶不及，卽令打着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的夫妻，荒淫過度，還不免五勞七傷的危險。何況她們是無陰陽之調和而要行陰陽之故事的陰陽人！老實說！此卽所謂機械淫與假像淫，和男子的手淫一樣，雖能聊以解渴，却暗伏許多病根，豈但面黃肌瘦，起碼要短十年廿年的陽壽。大家都以爲寡婦尼姑身體異樣，由於純陰難支，可不知獨陰自蝕，或兩陰相剝對於身體的損傷尤其厲害。然而一猶不及的理論仍可適用，只要不過度，慰情或可聊勝於無。袁蘭蔚不是久苦於性的煩悶嗎？你何不賣乖告訴她，先找個女同伴試試呢？』

『呸！祇有你說得出口。蘭蔚問我的正經事，我還沒有答覆，而且不知怎樣答覆才好。』明澤站起兩手上伸了個懶腰。

『正經事？是的，女兒家唯一的正經事。』文珪仍不離調笑的口吻，『依我看來，蘭蔚千

萬不可去填朱梅雨的空，不然就有三件不妥，章斤琛是個投機學者，別人越以爲他有神經病，他越裝模作樣，但弄假也可成真，他的神經現在多少有點變態，將來必定變成瘋子，和瘋子講愛情，這是第一不妥。晚娘在中國家庭裏絕對不可嘗試，既影響夫妻的感情，又使自己對待前方子女莫知所措，一味寬縱，人家要罵，稍加管束，人家更要罵，豈非第二件不妥？至於第三，朱梅雨近來固然對她丈夫罵得無微不至，可是據別人談起，祇許她自己說章博士如何如何不好，旁人從中插嘴，她仍要替丈夫百般辯護，可見她並未忘情於章斤琛。本來已過三旬的徐娘，出落既不特別美，又不是擁有厚資，叫她何從去找如意郎君？蘭蔚更不必結怨於她，使她抱終身之恨，甚至也作變相的陰陽人。留此機會，他們一個未嫁，一個未娶，安知將來不能破鏡重圓？與人方便即是自己方便，女子多半是信因果報應的，蘭蔚大可以積些功德。以她之年華學問，只要不以功名富貴爲條件，何患沒有美滿姻緣？……」

『算了算了，又開話匣子是不是？』明澤伸手掩着文珏的嘴，『我並未請教你，你說的都是廢話。關於婚姻大事，我們怎能替人擅作主張。蘭蔚吃虧的是樓季霖，她自己的事惟有她自己拿出決心。她若愛上章斤琛，莫說三不妥，卅件不妥也不相干。』

文珏拉開明澤的手正待回辯，使用的婆婆撲騰騰地跑上樓，說報館派人來請，現有急事。文珏隔着樓窗向門前信差問了兩句，便連晚飯也不願吃急忙地出去。

三二 她瘋了

因爲下江軍隊好像失街亭裏司馬懿的大兵來得好快，接連各處告急的文電就如雪片飛來。從文珺被招往報社開臨時緊急會議討論新聞宣傳政策的那夜算起，不到五天半武漢便成了一座空城。各機關團體早就着手紮牌樓印傳單貼標語召集民衆大會預備熱烈歡迎下江的義師；只見各街心橫懸着丈把長迎風飄蕩的白布，什麼『歡迎爲國宣勞的×總司令』，什麼『歡迎爲民除暴的×總指揮』，這些大黑字都寫得飽滿淋漓，也不亞於兩年前黨軍初臨時之嚴肅使人觸目而驚心。更奇怪的凡會被婦女壓迫欺凌的男子這時都重伸夫權，寫些紅紅綠綠的標語粘貼，諸如『打倒裸體遊行的野女人』，『擁護貞操主張女人治家』，『歡迎反對婦女運動的下江軍』，很可以代表他們出氣的心理。同時，不用說曾經大露鋒芒的夫人小姐，嚇得改名換姓，乘坐外人的兵艦商艦逃之夭夭；卽令搖旗吶喊的姑姑奶奶們也不免屢屢齊流，重復投到夫婿的懷抱中，嬌聲怪樣地哀告親哥哥恕她以前的過錯。

胡明澤却唯恐乃夫陳文珺有附逆罪名，不得不勸他早日離漢；又怕他隻身孤寂，寧肯犧牲職業伴他逃往上海。文珺日擊許多隨風轉舵都圖倖逃者的無聊舉動，不禁牢騷萬狀；經胡澤再三催促，東挪西借得着少許旅費，夫妻雙雙便也買掉東下，正是其來也雄心萬夫，其去也嗒然若喪。而胡明澤始終無心續寫下去給蘭蕙的那封回信，恰好帶在篋中以備作見面的談資。但他倆

大失所望的，是抵滬以後行裝甫卸就照蘭蕙通信地點赴章斤琛住宅專誠訪候，那著名博士却已移居別處；輾轉探詢幾天，得知博士新居再往問訊，博士拒而不見，祇命老孫貴出來回話，說蘭蕙已於十天前提得病北歸。

『什麼病？』明澤愕然問。

『不……不知道。』孫貴期期然答。

『究竟那一天走的？』

『不記……得。』

『有人送去沒有？』

『不……不……』

『豈有此理！』文珏不耐煩了，『叫你主人出來！句句離不了不，我們何必來問！』

『莫……高聲！老爺說不認得你們二位。先生與袁小姐……』孫貴轉身向後偷望了一下，頗像是有所顧忌。

『走吧！他倒要盤問我們。』文珏扯扯明澤的衣袖。

『別慌別忙！這裏面恐怕有講究。』明澤走上前一步，誠懇地向貴孫撒謊道：『袁小姐與我是表姊妹，你有話儘管對我們夫婦當面明講。』

孫貴搖搖頭擺擺手忽然走近文珏，附着文珏的耳朵細聲說了兩句，文珏隨即用英語轉告明

澤，兩人將信將疑地緩緩踱出很深的弄堂，在馬路邊道上站住。

約等候了五分鐘，方見那老頭蹣跚地出來。他更帶領文珏明澤向右走遠了幾步，擇個無人的地方，爾巍巍地道：

『不瞞先生說，袁小姐，太可憐！她瘋了，我們老爺……才放她走。』

『什麼？她瘋了？好端端的人怎麼會瘋？』明澤駭得心弦亂跳，簡直是大嚷出聲。

『快講下去，想必你老爺把她逼瘋的？』文珏也在旁連問帶催。

『先生請莫生氣，慢慢聽我講。』孫貴點頭播腦地道：『我姓孫叫孫貴，在他家伺候過兩代主人，所以有些事情老爺不能瞞我。袁小姐，待人真好，她是老爺請來教養小主人的老師。我向來不說老爺好，這事可不怨老爺，應怪太太不應該，她登報罵袁小姐，袁小姐就氣瘋了。瘋得打人罵人，亂哭亂跳，祇有我她還似乎認識，她還不打不罵。』

『你們太太不是在漢口嗎？她與袁小姐又不認識，怎麼就登報罵人？……』明澤提出心中的疑問，文珏連忙阻止她不要打斷別人的話頭，只囑孫貴慢慢從頭到尾有條有理地細細講。孫貴乾咳了幾聲，從袖筒裏取出塊粗布手巾在眼睛上鼻孔上胡亂抹了兩下，倚靠牆角慢吞吞地道。

『太太住在那裏，我倒不知道。哦哦，不錯，她是說往漢口去。她去以後老爺屢次大罵；我以前也不明白，後來才知老爺不正經，把她逼走。袁小姐是太太走了兩月才來的，袁小姐那

樣和氣，小少爺喜歡她如同親娘一樣；老爺也很恭敬袁小姐，每天要到袁小姐房中談幾個鐘點的話。袁小姐最初不大理會老爺，漸漸混熟，常和老爺小少爺一同出去玩。老爺暴躁的脾氣因此改好了許多，我們當下人的背地誰不念佛。只有周媽，太太由京城帶來的老媽性情太古怪，時常與袁小姐頂撞，被老爺大罵一陣攆了出門。不是我們講情，連回家盤纏老爺都不肯給。袁小姐最孝心，常常想她老太太暗中落淚，幾次要回家，老爺總是叫小少爺賴在地下哭。袁小姐看不過，勉強答應教養小少爺到冬月底，現在還差一個多月哩！前半個月，初幾？記不清了，吃完早飯老爺非常高興，叫我拿張報紙送給袁小姐看，這是常有的事，我當時並不注意。那知袁小姐看畢，顏色大變，伏在桌上抱頭痛哭。我嚇慌了，忙請老爺下樓。老爺還很鎮靜地走到袁小姐的身旁，命我先將小少爺帶出去。小少爺高低不肯，老爺揮手叫我退下，他將門緊緊關住。我在門外靜聽，老爺聲音雖不低，我耳朵太蔽，祇聽見一句：『萬分對你不起，請你將差就錯，原諒我兩月來的苦衷！』……

『報上說什麼，你認識字不？爲何不看看？』文珏也忍不住要問了，明澤睜了他一眼。

『我怎麼不識字，四書全背得來。』孫貴的頭亂搖幌，表示他有相當的學問。『不過當時想看來不及，而且不戴上花鏡像我這個歲數誰看得清報上的小字？先生你且聽下文：遲了一會，房內兵兵亂響，小少爺嗚哇哭喊，老爺開門竄出來，袁小姐頭髮亂蓬蓬，一手高舉小少爺玩的大木刀，一手拿着打開半邊的墨盒氣洶洶地在後緊追，嘩礮一下墨盒摔到老爺的背上，老爺

丈青嘩咳呢學生裝加了個圓墨印。房內桌上的茶壺茶碗，筆墨文具七零八落，全扔在地下，小少爺嚇得躲在門後打哆嗦。老爺口內直嚷不得了，袁小姐口內亂罵該死的東西。兩個娘姨看見不像樣，上前還沒有扯住，就被袁小姐推翻了一個，按着打屁股。幸虧那個娘姨有力量，奮勇奪去木刀，連推帶拉將袁小姐送到房內床上坐下。我乘機帶出小少爺，順手檢起撕成兩半的報紙。揣在懷內。這天袁小姐被我們倒鎖在房裏，她不哭就跳，拳頭撞在板壁上，搯鼓一樣地響，全家不得安甯。老爺更是心焦，一人在樓上走來走去，誰上樓誰碰釘子誰找沒趣。我得空回到自己床舖上，戴上老花鏡，打開那兩半報紙，仔細瞧看打有紅槓的一段，題目還記得，是「性博士將續弦」，裏面文字大概說性博士——我們老爺，自從夫人失蹤後，極感煩悶無聊。近有某女士，——大概指的袁小姐，是博士的高足，年方花信，豐姿玉貌，投到博士門下，願作內幕之賓。假名僕姆教養小博士，實則落花有意，博士大為所惑，時見一雙倩影，往來公共場所。博士喜氣洋洋而有得意，對人就講不久即將續弦，新夫人也許是多情美貌的女保姆云云。又聞揭穿此黑幕者就是博士的前夫人朱梅雨，朱梅雨現在某地時常痛罵無情及某女士無恥……」

老孫貴低頭稍爲思索一下，接着道：

『以下還有幾句，大意都忘了，總之是冤枉袁小姐，無怪袁小姐生氣。可是氣成瘋癩，袁小姐太不值當。真金不怕火燒，這又算什麼大事？太太在家待人很忠厚，無端罵起袁小姐來，

也着實不應該。』

『你怎麼能斷定是你家太太登的報？安知別人故意這樣說呢？』明澤心頭陡起疑雲，少不得追問一句。

『不不，那報定是太太登的。報旁邊空紙上老爺用紅筆寫了幾行，說明對袁小姐很抱歉，因為太太登報造謠。老爺自己承認，那還有假嗎？』孫貴的答詞很堅決，咬定他的見解并不錯。

『照他所說，不很顯然嗎？明，你和他辯，他那有這種曲折的腦筋？』文珏向明澤擺擺手，又問孫貴，袁小姐以後如何能離開上海，要他繼續往下講。

『袁小姐並不完全瘋，有時也清醒要茶要飯，祇不能見老爺，連小少爺都討厭起來。過了兩天，忽然向我說恰到拿月薪的日期，她要領錢作路費回家。我轉告老爺，老爺當然答應。我替她買好船票，送她上船。送她上船。真奇怪，那天她與好人一樣，就是眼睛有時發直，不愛多說話，事先老爺命我照袁小姐平時寫家信的地點打個電報，通知她老太太；臨行我再三哀求她到了京城，務必來封平安信。轉眼已有十多天，不知在船上怎樣？前兩天好像船上載有那船走到半路，有一女子投海，上天保佑千萬不是袁小姐才好！』孫貴說至此處，明澤又不禁打一冷噤，幸而文珏在旁解釋，他也看見這段新聞投海女子有名有姓有遺書，雖是情場的失意者並非蘭蕙。明澤心內稍安，孫貴不住地說萬幸萬幸。他們足足站着談了一點多鐘的話，明澤頗覺

有些脚痛腰酸，這才催促文珏回寓所休息。

自此文珏明澤在滬減食縮衣苦度了幾天，談起鬧劇，除去相對咨嗟，哀憐她不幸的命運外又和前者在漢相同，音訊遙阻，不知她北歸後究竟是若何狀況。光陰荏苒，文珏明澤落魄異地，漸至不能支持日食，她們自顧不暇，非但淡忘了鬧劇，甚至一切問題，他們都無心思考。終日所憂愁者，只是如何吃碗飽飯。這時國軍已統一長江流域，正擬向黃河兩岸推進。文珏雖遭挫折，究還有幾分青年的銳氣。爲解決吃飯以後及發揮他這股銳氣起見，文珏毅然與愛妻分離，跑到北伐軍中背起皮帶參加實際工作。明澤却不得不單獨返漢，仍舊虔教書匠吃粉筆末的生涯。

在以軍治國，軍權大於一切的北洋軍系之下的德政，不用說最使老百姓念念不忘的就是千方百計壓辱剝削弱者的血汗供給強者的享樂。北伐軍高揭解除民衆痛苦的旗幟，大喊打倒貪官污吏的口號，這適合於被壓迫者憤激的心理，誰不願棄食壺漿以迎王師，誰又不願烏雲黑鬚早些散去而青天白日早些出現，一得民則昌，失民則亡——古人的語頗有道理，果然北伐軍興師以來，戰必勝攻必取，勇往邁進千夫辟易的精神，直打得北洋軍隊抱頭鼠竄，迎風瓦解。文珏在軍中勞苦半載，也博得小小上校的前程。榴花呈瑞的五月，他隨軍北指攻克京城，幾百年暮氣沉沉藏垢納污的國都，頓現着朝暉耀光明燦爛的氣象。文珏不覺心花大放，在一片軍樂幽揚音裏，頗有顧盼自雄不負男兒懷抱的樂趣。這天他會晤一般親戚故舊，無不另眼相待，昔日對

他倨傲不堪，反來詔笑逢迎，恭維他是陳家唯一的人物，尤其顏太太，看見愛塔兼內姪竟能穿起軍服，掛着指揮刀，威風凜凜地喜得張開嘴合不攏，兩眼眯成一條細綫。

文珏對於兩年不見的姑母，自要致一番殷勤問候之意，並暢述他們別後的行止。談話中間，最後漸漸提起袁蘭蕙來，文珏問道：『袁小姐回京城以後，姑媽看見她嗎？』

『看見，常看見，袁小姐前些時還來和我住過兩三天。唉！這可憐的孩子，可惜的孩子！』顏太太言下若有無限之感概。

『袁小姐在上海聽說是抱病回來的，現在病好了沒有？』

『什麼叫病？她瘋了！你不知道？袁太太的命真苦，比我還不如！一個聰明的女兒，不料得這種病。』

『真瘋了？』文珏原以為孫貴口中所述蘭蕙的行動，不過是她對章博士無禮之反抗，因而神經一時錯亂，聽姑母講來，不由他不詫異了。『瘋成什麼樣？袁太太光景諒更窮苦，不會設法調治嗎？』

『怎麼不治，袁太太滿處求神拜佛，請大夫，謀偏方，錢也花得不少，藥也吃得很多，可是治不了這位小姐的病。她有時清醒，有時糊塗起來，在家就和他媽拚命，罵她媽，恨她媽，咬她媽，打她媽，頂厲害就能脫了上身衣服睡在地下打滾，鬧得神哭鬼嚎。清醒時候和平常人一樣，客客氣氣，還是她從前的樣子，只眉目間像有深愁，不輕易見她笑臉。唉，前生冤孽！』

不知她老子作了多少傷天理的事，報應到女兒頭上，可是她跟我有緣，住在我這裏很好，幫我作事，打手工，決不像有瘋病。只能捉袁太太，她談起母親就咬牙切齒。有日夜裏我忘了，說她母親可憐，她半響不作聲；忽而直着兩眼對我道：「伯母，我不是我媽生的。」你說奇怪不奇怪，袁太太大約也要急瘋，見人百般告窮，還要與他女兒找事。你若有意，你可行行善，接濟她們一點。」

顏太太談到錢，文珏心中頗覺不勝慚愧之至，想着自己在軍中只拿二三十元的津貼，叫他何處去找錢呢？但既已得知蘭蔚這不幸消息，當然不能不去看看她，於是問明姑母，知道她家依然移居貴州館，乘着這大閒暇，便買了一大包水菓，出門往貴州館去。

三二 這多麼可憐的孩子

文珏往貴州館，這是第二次。第一次那是借着訂婚不久甜蜜異常的心上人專誠拜訪單戀自己而陷於失望的小姐，在他頗覺有滑稽暢適的情緒。因之耳目所及的週遭，留與他腦筋裏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尤其是蘭蔚那副含羞帶怒的面孔，似怨非怨的神色，任憑明澤怎樣裝作落落大方的態度，極力向她絮談，向她說笑，向她暗中表示非常的歉意，她始終唯唯否否俯首弄巾；這很使文珏的心靈異常地躁躍，他開始發現那未曾會過自己熱愛的女性，竟也有些誘惑的力量，同時更頗感激這力量之襲來是純潔真摯的癡情。他自不是衝動不安，莫名其妙的遐想支配着他；假若倒退若干世紀，時代能允許地作個紅倚綠的風流才子，那麼除明澤之外，第一個愛寵不就是眼前的對象嗎？他大胆偷望了蘭蔚一眼，彷彿蘭蔚灼灼的眸子，與他正打個對照，趕快兩下避開。而明澤恰在說人生的思想與行動，決不能完全符合，行爲雖可判明某人爲善爲惡，但他時時刻刻千變萬化的思想是否如此，誰能看到他骨子裏去呢。這話無意中道着文珏的心病，恍若不忠實的態度已被明澤發覺，羞愧驚怯的念頭直往上衝，慌忙借口他事，催促明澤離去。耳邊却又聽見蘭蔚嬌細的聲音道：「密斯特爾第一次到寒舍來，多坐一會隨意吃過便飯再走吧！」他當時啞啞不知所答，然而畢竟不會叨擾蘭蔚家的便飯，他觀覷着便和明澤揚長地走了；十步以外還恍然聽見蘭蔚站在大門口深深地歎氣。

——可憐可憐，誠如姑母所說，這多麼可憐的孩子！她究竟爲了誰而得如此不幸的結果呢？李耀宗嗎？王翰清嗎？甚至章博士嗎？或者居然是我嗎？未必，未必，我確實沒有絲毫愛她的表示。——文珪的包車走進胡同口，眼看就要到貴州館了。往事如烟，一陣陣兜上心來。

車在貴州館前打住。李皖子早從門房裏看見來了一位背斜皮帶的軍官大人；他因幼年在鄉曾受過丘八老爺之拷打，以致造成終身鞠躬如也的殘疾，故而對於中國的灰色動物，背地就罵，當面就怕。軍官大人雖不若丘八老爺而貌之凶狠，但大人有指揮老爺的威權，想來更當使人六月天打戰——不寒而慄。眼看那軍官下了車，拿一蒲包像是水菓，上了台階，跨進了大門，兩目炯炯地直向門房瞅來，李皖子這時少不得醜媳婦也要見公婆，慌忙撩開破竹簾，未開言先含笑地對來客打了一扞，接着發出顫抖的聲音，問句『大人找誰？』

文珪在北伐軍中不過是個運籌帷幄的軍佐，部下最多是稱呼他的職務；所有大人老爺的名詞，向不會刺入耳鼓。猛見皖子的怪模怪樣，又聽他毫不自然地怪言語，倒弄得莫知所措，祇好對他點點頭，笑道：

『袁太太袁小姐還在偏院住嗎？請你領我進去！』

『……』李皖子聞言越發驚慌，怔怔地想這軍官幹嗎來找瘋子。直待文珪再追問一句，他才戰戰兢兢地答道：『是……是……袁太太……沒有住偏院……住在最後面假山石旁的小房子。……大人貴姓？我替您回報一聲。』

文珏急於要見蘭蔚，不願向駝子多所纏夾，料得不算唐突，便告訴他自己姓名，仍要他在前領路。

李駝子能伺候得大人不發脾氣罵王八羔子，已覺面上很有光采，自然是奉命維謹，領着大人進去，曲曲折折走過兩重院子，文珏方看見牽牛爬遍綠茵茵的假山石洞。李駝子至此止步，故意咳嗽兩聲，稍停，裏面還不見有人出來，他便高喊『袁太太，有位軍官大人來會。』文珏待要指他不必亂講，已聽洞內『那個？』尖促而破敗，好像就是袁太太的聲音。

接着袁太太的面貌就發現在石洞那邊；她似乎有些驚奇，不敢放開脚步，祇兩眼呆呆地對着來客。文珏一壁打量袁太太雖然滿臉窮苦之氣却還不十分憔悴，一壁就道出自己姓名和來意。

『啊啊！陳先生，我真老糊塗了！老糊塗了！請裏面來，請裏面來！……房子太狹小，太窄小！』這是袁太太過事慌張，一句話總要重疊幾句的習慣。

文珏心裏好笑，口頭客氣了一句，脚下大踏步走進，却聽後面李駝子道：『大人，不伺候您了！』而前面袁太太又喊：『蘭蔚，起來坐坐，起來坐坐，蘭小姐的陳先生來看你，蘭小姐的陳先生來看你！』

『越過石洞，文珏的眼光三面一掃：左首半段破牆，隱在三兩棵枯萎不堪的灌木背後；右邊堆石爲階，有幾步曲折而上的路徑；中間偏右歪倒站着兩間舊破的小屋，他明白這就是

母女藏身之所，較之昔日東偏院幽敞高大，粗去何止天壤。但看袁太太的神氣，實並不以此爲不滿足，她說：『陳先生休得見笑，休得見笑！我們住在這裏，比前面還清靜；石洞擋上，很有意思，彷彿修行一樣。唉！祇是蘭蕙太命苦，一越上海，觸犯了神靈，鬧得癡癡癡癡，癡癡癡癡！陳先生請到房里坐吧！蘭蕙她睡在床上，不敢放他出來。』

袁太太說着打開舊竹簾，讓文珏入內。文珏跨進左腳，先嗅着一陣撲鼻欲嘔的悶氣，他奮起抵抗的精神，向內探視，外房不過長寬各五六尺高丈餘的窄積，却被破箱子破椅子破凳子破得說不出名字來的物件堆去了三分之二的地方，祇剩下通達左首內屋的一條路，而這條路旁邊放着兩個比較完整的椅子，袁太太就用身上藍布圍襟拭了一下，請文珏落坐；隨在緊靠着堆疊成山的界綫旁邊小茶几上倒一盞淡茶遞與文珏的手內。

內房的兩扇門虛掩着，文珏的視線不住向門縫中窺探，依稀得見一截白的衣衫與一段豐碩的手臂，他想像蘭蕙確實失去靈性，不然，自己來了，何以她還高臥不起？但袁太太似乎不顧文珏的來意，儘管在旁扯東問西，誇讚他少年英發，必是作了大官，光宗耀祖；明澤真有福氣，恁地不見同來？文珏口邊不經意地答應着說。此次是隨軍北上，並無多大發展；因爲明澤尚留在武漢，自己聞知蘭蕙抱病，所以特爲買了些水菓來表示問候的微意。說時他略微脫已放在茶几上的蒲包，更加一句『可不知蘭蕙姐的病狀究竟怎樣？』這才提醒了袁太太，使她頓又手慌脚亂，口中連道『謝謝，謝謝！』，却順手拿起蒲包，推開內房的門，高聲說：『阿蘭，清

醒些，陳先生送你水菓吃。」文珏隨着一眼望去，「呀！」他幾乎要驚駭失聲！那兩年不見的蘭蔚，平臥在一個藤床上，短衣短褲，赤足亂髮，腿灣及胸間各繫有一根鎖狗的鐵鍊，儼然就像身負重罪打在囚床的女犯；但她的面色皮膚，還是白裏泛紅，丰腴光潤；兩眼却滿露凶光，直楞楞地對着門外的文珏盯睬。袁太太的話，她彷彿很懂，嘴向旁邊連歪，意思像要把蒲包放在窗台上。而袁太太偏不明瞭，俯首在她耳邊「清醒些！明白些！」的話頭啾啾不休；陡地蘭蔚眉頭緊鎖，舉掌揚起，祇聽「劈拍」一聲，袁太太臉上挨了一個大嘴吧。袁太太也不示弱，放下蒲包「咚咚」向女兒胸間就是兩鎚。接連便見蘭蔚翻騰掙扎，搖動得那籐榻格格地響。文珏目擊袁太太對於瘋狂的女兒完全採用高壓手段，心裏頗不謂然，他站起走上前去，攔阻袁太太道。

「袁伯母，這不是辦法。蘭蔚姊既到這般地步，您打她能打得好嗎？」

「陳先生，我這是打邪氣！她的邪氣太重，要不替她打去，更倚瘋作邪。將才是她打我，陳先生看見的，從前本不鎖她，有次她拿菜刀殺人，幾乎砍到我的背上，這才把她鎖起，還不到一星期。前兩天吃吃睡睡，都很安閒，今天她又犯毛病。」袁太太說來頗爲理直氣壯。文珏一心揣摩蘭蔚的病根，不過聽到兩三句，他點首唯唯，不高興與袁太太兜話；沉吟了一會，走近蘭蔚榻旁，誠懇地問她：

「密斯袁認不認識我？」

「……」蘭蔚嘴動了一下而未作聲。

「密斯袁幹嗎不說話？你真不認得老朋友了嗎？」文珏再問。

「……」蘭蔚的嘴又一動，她將兩手的大指食指作成兩個圈，不在眼上，但睛珠却仰望着屋頂，不看文珏更不看她母親。

「阿蘭，陳先生問你聽見沒有？你不常念陳……啊，顏小姐嗎？」袁太太偏愛插嘴，而她想到了女兒前幾天會瘋喊要嫁給這個嫁給那個其中就有眼前的陳文珏，她幾乎要沖口說出；話在口邊臨時收回，以致牛頭對不上馬嘴，她很覺不好意思，搭訕着從外間搬入一把椅子請文珏坐下，藉詞要到假山上去煮飯，便悄然離開。這屋裏只剩文珏與一個瘋姑娘相對了，文珏心上一絲，總想試驗出瘋人的情緒，於是他大胆地說：

「我們是好朋友，你心裏有什麼說不出的話，儘管對我說。你的病我猜想出一大半，鬱結於中而不發洩於外，對不對？袁伯母是過去時代的人，當然不知晚近時代人的心理。你介乎過去與晚近之間，新的潮流引誘你，舊的禮教威嚇你，是不是？其實這是錯誤，一個人站在時代的前面或緊追着時代，自然是正當的步驟；若反其道而行，推翻現時代而開倒車，也未嘗不可，充其量自甘於時代的落伍者，於個人精神無關。但有一宗，千萬不能稍存絲毫新的思想，否則就是徘徊歧路，陷於迷離的途中。

談到女子更比男子不同，在有史以來的社會組織中，許多地方總是女子屈服於男子之下

，往往壓抑着自己高漲的情感，百般牽就男子，無論內心如何苦悶，外表却不能不裝作安閒自在的樣兒。所以中國舊式婚姻，完全是碰運氣；碰得好還算女子之幸；碰得不好，女子從此倒黜，男子並無多大干係，他可從別一方面去找安慰，抵補他的損失。近幾年來，一般青年因潮流激盪，喜趨於平等自由的途徑。這自爲女性與時代奮鬥最重要的一個階段，不可輕易放過，有些曲解解放的浪漫女性，把情感看得無足輕重，恃着自己的姿色戲弄男子，今日愛張三，明日愛李四，祇看誰能滿足她物質的享受，她就給誰以親密的表示。結果這流動生活，雖可快意於一時，但不知不覺就造成未來的悲哀，永久的遺憾，反倒顯出種種弱點，好像是被潮流所誤。此種女子固不足爲訓，然而她們畢竟也有幾分爭自主張自行其是勇往直前毫不畏懼的勇氣。假若一味羞縮，自家仍舊處於被動的地位，外表雖能作男子選擇對象的目標，內心蘊藏着固結熱烈的情緒，不使之順乎自然而發洩，更無造成新環境的反應，那就譬如一朵永久含苞不放的花，非獨無色無香失去招蜂引蝶的機會，而且永遠不能結實生果。與其這樣空負幽嫺貞靜之名，還不如任性放蕩，領略短時間的樂趣。無論怎樣，決不致憂鬱成病，毀傷身體。密斯袁你的聰明才智早就有深刻的表露，無須別人恭維。難道此輩還有什麼看不透？在過去我與你雖是普通泛泛的朋友，但知你以一些女子而所處非常拂逆的環境，深爲同情。要知環境固可影響人的心身之活動，而人的精神之所發，也能改造環境。新女子千萬莫存情癡的想念，成功失敗另有關聯的因果，癡是最愚笨不過的。如果你的知覺未失，請你反覆細想想我所說有無相當的理由。

。你真能道出你不能解決的心事，我總可以替你解釋解釋。你相信嗎？」

在文珏說話的當兒，一面留神蘭蔚面部的表示，見她沉默地聽着，似乎頗能領悟。文珏心中一喜，自以爲凡人之所以癡狂失態，必係受意外失望的刺激；一經道破，就是最好的藥劑，或許恰能打在她的心坎上，使她神經恢復原狀也未可知。於是他將自己發揮的議論暫時截住，而靜待蘭蔚的回話。

三分鐘後，蘭蔚忽然似笑非笑地瞰文珏一眼，她舉手指指胸間的鐵鍊，又指指窗外，更挺身向上掙扎兩下。這無疑地是在申訴她不甘於母親的虐待，而希望文珏加以援手了。文珏也頓感覺無限的悽愴，慚然道：

『你恨伯母不該把你鎖起來嗎？』

蘭蔚點點頭，雙目緊閉，掙出兩串淚珠，沿着耳根往下流；胸間起伏不已，顯然她由申訴以進於傷感。文珏暗想——她不過對於不幸的命運惡劣的環境開始作激烈的反抗，有些過甚而已，這那是什麼瘋病！袁太太不牽就她反壓抑她，眼看一個絕頂聰明的女郎要犧牲在無情鐵鍊之下，社會啊？你何以如此慘酷！除非我不知不聞，既然親眼得見，豈忍袖手旁觀，憑着自己的力量，非設法救她不可！——

這剎那間，文珏頗有義憤填膺的勇氣，他不顧再拿話安慰蘭蔚，轉身跑往院中，抬頭仰望，大踏步登到假山上，對着在破茅亭裏小火爐旁的袁太太拿出教訓式的口吻道：

「爾蔚並未完全失去知覺，伯母確不應當鎖她，她胸中滿懷說不出來的苦楚，身旁只有伯母是她唯一無二的親人。伯母要明白你倆現在是相依爲命，爾蔚若有不測，伯母去倚靠誰？你不想法順和她，給她些溫柔的戀愛，慰解他牢結的憂鬱。儘管求神拜佛，作種種迷信舉動，却對他像瘋狗一樣看待，伯母不怕害了你這唯一的女兒嗎？」

「陳先生，你不知道，爾蔚也太傷了我的心。」袁太太從淘米盆裏伸出一雙水淋淋的手，就便在圍裙上擦乾。「我從來省穿省吃，沒有瞎用過她半文錢。她賺的錢應歸她用，誰敢派她不是？自從她去天津，去上海，寄來的錢我前後積蓄三百多塊。她去年回來首先向我要錢，二三十塊，四五十塊，記不得多少次。錢到她手三兩天就用得一乾二淨，她可也不吃不穿，問她反發脾氣，說我好管閑事。後來錢快用完了，她怎麼用錢，也被我請人查出來了。陳先生你猜怎樣？她修好行善，凡是京城辦慈善的地方，和內外城各廟宇，她都跑去施捨。有天她換二十塊錢的銅子票，一吊錢一張，有八百多張，她坐着車在城南南下窪子一帶到處散發，招待一羣叫化子圍着她亂喊亂叫救苦救難的活觀音活菩薩，她坐在車上打哈哈；不到兩個鐘頭，八百多吊一散而空。家裏又不是藏着金山銀窖，怎禁得她這樣鬧，你說叫人生氣不生氣。氣得我眼淚倒流，恨不得像她小時候拉過來着實打一頓。噯！總算我是窮苦命，祇願心疼錢痛快責備她一次，那曉得招動她的閒氣，她竟不認我是她的娘，當面罵我老不死的老婆娘。從此瘋病大發，遇事向我尋吵，每天摔盤敲碗日夜不休。她從前對我該有多麼孝順！鄰居四舍那個不稱贊她

？忽然反起常來，別人說她有心病，說我不該不替她找個婆家。天哪！她那事不比我高明？前幾年她二舅說媒介紹一個在俄國的領事官，她幾乎要拚命。她的心病關在她肚裏，她不说那個知道？千不該萬不該叫她和王翰清去一趟上海，不知在上海中了什麼邪氣？邪氣除了打一輩子脫不掉，我的心也極了，她發瘋我就打，反正當盡賣絕，白吃許多藥毫不中用。只有打稍能制服她，這幾天是她……格外發作，陳先生想，不鎖着她我還能作別的事嗎？」

『蘭蔚姊在南方的遭遇，難道伯毫無所聞？』文珏雖聽袁太太訴她的歌曲，總覺這位老婦人過於哀頑，連自己女兒都不能愛護；吃苦受罪，實在活該。

『她乍回來時，口中不斷罵王翰清……她的表哥欺騙她。可是據我打聽，翰清目下倒霉，人家始終待她很好。翰清現在回鄉活動去了，將來總還要走幾天紅運。除此她什麼話也不告訴，我，我祇知他後來在章斤琛家當保姆，屢次寫信說不慣作這種事。怎樣就糊裏糊塗就回來，到現在我還不明白。不是章家給我打電報給我說她因病北歸，我更是睡在鼓裏。料着她的病就在上海發作，幸虧這個電報，我才託人在天津接她。她所有的朋友祇有和顏小姐最合得來，彼此諒必常通信，她的行動顏小姐定比我曉得清楚。顏小姐若在這裏，我就不愁了。陳先生，你怎麼不把顏小姐接來呢？』

——真是個糊塗虫，別人爲她女兒着急，她却有心譚閒話。——文珏心中盤算，料定與袁太太越說越說不清，倒不如索性替她拿些主張，約幾個朋友大家湊點錢送蘭蔚到醫院靜養幾月

，當然較之在銖鍊下的生活要強得多；好在看蘭蔚身體很強健，除了心理的刺激，大概沒有別的病。文珪正要開口，忽聽蘭蔚在房中發出慘厲的哭聲：

『娘啊！娘！我不瘋了，我不瘋了，你放我起來！噯喲！肚子痛，我要起來，屙屎。』

文珪想着這尤其像可憐的孩子的口吻了。然而袁太太又大聲急燥起來。他拿起趕麵杖使勁在茅亭欄杆上拍了一下：

『傻東西，莫做聲，有客，陳先生在這裏。再胡說，看我來掌你的嘴，擽你的皮。』

袁太太最近極力使用她所謂的打邪手段，自以為吆喝兩句，蘭蔚就會像往常一樣伏伏貼貼不再作聲。可是，她失敗了，蘭蔚反而由乞憐改爲喧唱的調調：

『娘，可惡的娘，可恨的娘，可咒罵的娘！爹，可惡的爹，可恨的爹，可咒罵的爹！爹在那裏？爹死了，死得臭了爛了！永遠不會再見面了！娘呢？哼哼，老老了，老得皮皺肉癢，不可再老，再老就老成妖怪了！哈哈，越老越少興，她擦粉兒，戴花兒，抹紅嘴唇兒，穿繡花兜肚兒，扭扭捏捏地賣弄風情兒，我得後面十八九歲年輕貌美的小夥兒，唧唧咕咕唧唧咕咕好不有味兒！啊唷唷！把我鎖到這十八層地獄受罪兒……』

晚風送入茅亭，這清清楚楚的字句，幾乎要使文珪打個大哈哈；祇見袁太太臉一紅，罵聲『該死的小蹄子』，邁開小脚，兩三步就跑下山去，衝着屋內直奔。文珪緊跟着下來，脚下稍爲慢了一步，屋內便又傳出母女倆對抗的音響，吧噠，吧噠，像是板子打屁股；嘩啦啦，嘩啦啦

啦，夾着一片鐵鍊翻動聲。文珏急忙趕進去，袁太太正高舉一塊洗衣板對着左右翻騰的蘭蔚身上使勁亂揮，而且嘴內氣呼呼地直嚷：『我教你糟踏老娘，教你糟踏老娘！』

文珏挺身奪過袁太太手中的武器，開始意識到這一雙母女都有些癡迷心竅；他只推搡袁太太離開，想不出很適當的解勸話。那蘭蔚却嘆味笑道：

『好個陳文珏，難道你也愛上了我的娘，不怕你的顏明澤吃醋！灰布衣快些脫下，看不慣你這大兵像。』

這突如其來的瘋話，頓使文珏頗難爲情，他明白適才的推想完全錯誤，蘭蔚不但真有瘋病，並且深入膏肓，瘋得利害。

——但她又何以能認識人呢？——

文珏想着已隨袁太太走出房外；袁太太還自鳴得意似地證明她之所以要鎖蘭蔚實在逼不得已，並非過於忍心，絮絮叨叨的話頭儘在文珏耳邊不絕，言下且大有告罄之意。文珏藏在腹內的計劃，原想對袁太太講明，因爲蘭蔚胡言亂語，未免有些猶豫，更怕人不一定能約到，款也定不能湊齊，袁太太倘若先宣傳出去，結果一無所得，豈非有意欺騙，空令人家失望。他的腦海裏打個轉兒，便決定暫不宣佈，盡力作去；當下只拿唯唯否否不着痕跡的話敷衍袁太太一番，告辭出門。袁太太却不知根據何種理由斷定文珏必能幫她母女的忙，千恩萬謝，殷殷勤勤地相送。走出假山洞的側道，文珏忽然想起蘭蔚曾提到他的父親，這位先生據別人言傳私德太壞

承很可憐這何袁蘭蔚孩子

，衆口鑠金，雖不足憑信，但僅以拋妻棄女來看，諒也確乎不大高明。於是順口問袁太太，這幾年來袁老爺回鄉有無佳遇，是不是依然不通音信。

「陳先生問蘭蔚的爹嗎？他真地死了！」袁太太皺着眉頭狠狠地說，文珏不由駭了一跳。袁太太接着說：「聽說他在老家有個小事，常往姨太太這裏寄錢。我託人寫了無數封信，他隻字不回，這和死了有什麼分別？當真死了，我們也能向親戚朋友告苦帶，積些錢用，無奈他又老不死。阿蘭在夢裏都罵他咒他，我心裏這才真痛快。那死絕天良的人，陳先生不必問罷！」

「嗯！」文珏從鼻腔裏哼出一個字。轉想到從明澤聽來袁老爺臨行所留「女做妻拙恩斷義絕」的話，他實不了解袁家究竟是個什麼怪家庭，直落得如此下場；蘭蔚不幸生在這個怪家庭內，把個富有情感的女性活活犧牲，這究竟怪誰呢？

「大人，您走啦！」李皖子又在大門前垂手侍立地表示敬意。文珏打斷念頭，登車自去；數步外彷彿聽皖子向袁太太道：「武傢伙很能騙邪，你的瘋姑娘身上的邪鬼就從此趕跑啦！」

帳

月 21 日

(貸方)

摘要

摘要

總帳
頁數

轉帳付出現金付合計

票轉帳
數摘要

管 理 費

179

179

179

1 100 元 捐

製 造 費

159

159

159

字 號 費

340

340

340

匯 收 帳 款

110

110

110